

馬華文學

15

2013年8月

2012年度第五届海鸥文学奖

成绩揭晓

散文组得奖作品公布

特别企划：
一个私家侦探之死



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出版

马华文学网络版双月刊

顾 问 / 叶 啸 陈政欣
主 编 / 方 肯
编 委 / 吕育陶 曾翎龙 伍燕翎 罗 罗 杨嘉仁
校 对 / 刘艺婉
封面设计 / 余锦文
内页设计 / 余锦文
封面题字 / 黄金炳
出 版 / 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
The Writers' Association of Chinese Medium of Malaysia
(Persatuan Penulis-penulis Aliran Cina Malaysia)
Lot 9.09, 9th Floor, Sun Complex, Jalan Bukit Bintang,
55100 Kuala Lumpur, Malaysia.
网 页 / <http://www.worldchinesewriters.com>
邮 址 / mychinesewriters@hotmail.com
面子书 / <http://www.facebook.com/mahuawenxue>
出 版 / 2013年8月1日
赞 助 / 林登大学Linton University College

版权所有 欢迎转载 免费下载
转载请注明刊出期号

馬華文學

2013年8月 · 第15期

目录

-
- | | | | |
|-----------|-----------------------|----|---------------|
| 02 | 主编的话 | 16 | 特别企划：一个私家侦探之死 |
| 专栏 | | 38 | 第五届海鸥文学奖散文组 |
| 03 | 马华文坛烂泥地 / 杨嘉仁 | 58 | 马华文坛消息 |
| 05 | 即视感 / 王修捷 | 68 | 书讯 |
| 小说 | | 74 | 稿约 |
| 06 | 偶遇 / 林秀琴 | | |
| 散文 | | | |
| 08 | 首部曲：慈悲情人篇 / 彭德耀 | | |
| 诗 | | | |
| 14 | 历史 -- 5月5 -- 未来 / 郑羽伦 | | |
| 15 | 夭折 / 邓炜侯 | | |

主编的话

六七月的马来西亚被浓浓烟雾笼罩，焦味弥漫，口罩卖断市，呼吸道病患激增。白茫茫的天空，宛如马来西亚日渐走入苍白的时局。

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于7月21日举办了35周年感恩晚宴，并进行2012年第5届海鸥文学奖颁奖典礼。老中青作者齐聚一堂，场面盛大。今期《马华文学》首先刊登海鸥文学奖散文组得奖作品及评审记录。敬请期待接下来的小说组和新诗组特辑。

感谢《星洲日报·文艺春秋》主编黄俊麟特别企划的《一个私家侦探之死》，让诡异的现实故事在文学世界里延续，以小说、散文、诗的形式。还有什么电影比马来西亚的时事更精彩呢？

本期六字辈专栏的方路有说不清的原因，情理兼备，特让他休息一期，希望他十二月的最后一篇专栏稿能给大家惊喜。接下来，我们会遇见谁呢？

七字辈专栏的杨嘉仁，在他的脸书预先刊登了专栏稿，所求原因：“情况紧急”，可谓“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宽恕不是容许犯罪，而宽恕比肆无忌惮地责难更珍贵。我们都受伤了。请别再追问伤痕的长度与深度、伤口的精准度，甚至眼泪的温度是否合理，犹如要求切割完美的鱼肉刺身。可你知道，我们不是鱼，是人。只是凡人。

于A

杨嘉仁

1977年生于马来西亚吉隆坡，博特拉大学生物科技学士，企管硕士，现任职创业投资管理公司。曾获马来西亚大专文学奖诗和散文组奖项，作品收入《没有别的，只有存在》和《有本诗集》。



马华文坛 烂泥地

7月27日中午发生的《烂泥》事件，我的第一反应是：“咁大整蛊？”（注：广东话）。出版社同仁第一时间连线讨论，决定应该道歉并停止书本上架。

心情是复杂而难过的。在还没有听清楚强华老师的说法之前，网络上的批判声已铺天盖地。抄袭就是错了，这其实没有争议，出版社的动作清楚说明这一点。

课题继续延烧成“公众议题”。反对媒体垄断的个人，或许经由反射动作，把事件和花踪文学奖扯上关系。如果他曾留台，留台联总也该负责。

年轻作者伍倩雯提出不同的切入点，不只差一点被标签为“温柔姐”，也被和她个人创作无关的议题震慑，说从此就不写了。“文人”成为“乡愿”的一个整体。

揭发者鸿鸿该当生气，特别是当自己的诗被抄袭，任谁都会生气。他没有义务客客气气，温柔婉转相告，但一个“马华诗人抄袭事件”的标题，其文字力度，或许让其他可能涉及抄袭的马华诗人（如有）也感觉心寒。马华文坛应该感谢鸿鸿的关注，很不幸的出版社无法在更早的时间得到提醒（确实不知道，非装聋作哑）。

平面媒体的大篇幅报道，仿佛是罪犯、证物、证人的迅速呈堂，不在乎事件对作者和马华文坛的冲击，以及这样的揭发带来什么省思和教训，而陷落在“谁支持谁”的泥沼，足显媒体的投机性。吊诡的是，马华新诗出版，从来没有获得如此程度的关注，诗句（第一次）占据大篇幅，俨然国家或者社会议题。

网路舆论和媒体的投机性格和“真相焦虑”，如果被无良出版社利用，参与新书出版炒作，似乎是迟早的事。

理性的分析是否应该包括对马华文学，特别是新诗创作手法的深入理解、作者的作品、创作脉络和历程、创作观甚至生活层面，进而确认为何会发生《烂泥》事件？

作者匆匆写就的道歉文，把话说完了吗？舆论的速度和力度是否让作者无法站出来把话说清楚、甚至放弃说话的权利？如果创作观本来就出现偏差，该由谁来关注，谁来提点？如果作者的文字纯粹属于文字游戏，该怎么看待这样的创作观？如果作者是在冲撞和测试文学体制的过滤和审核功能？如果他生病了（巧合）？理性的分析不应该排除种种可能的因素。

因为单一事件，把抄袭描绘成马华文学的风气、马华作家的耻辱、文人的堕落，又是否是通过理性分析得到的结论？网络的讨论是否能够放置在理性的框架里头，以致达到有意义、可以被看到和执行的结果？

没有人问，马华文学向来若有若无的把关机制，是否才是问题的根本？这个任务后来由台湾作家来完成，可悲可喜。可喜的是，华文文学已无界线。

出版社把关不力，承担成本，责无旁贷，也是教训。我们应该自问，我们是否如鸿鸿般，熟读了各家诗集？我们是否应该更加努力、以致有能力揭发台湾诗坛的抄袭事件（若有）？我们以为出版社对待作者都应该持有基本的珍惜和信任，否则出版社只是一台印刷机，而我们是否应该改变这样的信念？

那么，在任何抄袭事件中，除了被侵权者、利益被侵害的出版社外，谁还有追究的权利？舆论的继续声讨，是要达到什么裁决？是否意味着现有法律机制不足，在作者和出版社道歉之后，文坛还需要怎样的审判机制介入？谁有资格来设立这个审判机制？作家协会吗？读者吗？

但愿我们批判的同时，也能举步前进，而不是困锁在沮丧喧哗的声音围牢。批判的声音能不能获得有效的沟通和传达？犯了规的人并不意味着不能回到竞技场（希望有更好的比喻），往往读者才是最后的裁判。

文坛根本没什么利益好谋取。我所了解的强华老师曾经在马华文坛这片烂泥地栽出《向日葵》，写过很多好诗，纯粹爱诗，甚至可能读了过多的诗。如果他发奋图强，我还是期待他的作品，并希望他好好生活和玩乐下去。我不认为他应该停笔，他是性情中的诗人，生活的起落都是他的诗。如果强华老师停笔，只会让其他写了很多“非诗”的“非诗人”偷笑。写了“非诗”却自称“诗人”，以及写诗带来的虚名，或许才是马华诗坛最根本的问题。马

王修捷

八字辈，音乐人。自小喜欢音乐、文学。
相信诗比历史更为真实，音乐比一切更贴近人心。



即视感

也许你也曾有过那样的感觉：走在街上，或来到一个不曾来过的地方，却发现感觉似曾相识，仿佛接下来所发生的事情，或正在发生的事情，你其实早就经历过了。我们称之为即视感。

即视感也被翻译为先验。如果从先验的字面上看来，那么它所形容的是一种你早一步所体验过的事情。我们为何会有这样的感觉？有一个相信平行宇宙论的朋友认为，是不是有另外一个时空，和另外一个你，就像

突然间和另一个自己同步一样。

笃信因果循环的人也许会说，那是你前世来过的地方。感觉似曾相识，那是因为你的确曾经来过这个地方。

相信预知能力的人则认为，那是预知能力的不完全展现。也就是说，你的能力不足，只能模模糊糊地感觉自己曾经来过这个地方。如果再强一些，你便能够说出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我想，也可能是我们的大脑在某个时刻突然当机了，解读出错误的讯息。反正我们看什么，触摸什么，感觉什么，记得什么，全都是大脑说了算。如果大脑告诉你，你来过这个地方，那么你也无法和大脑争辩。反正主导权在它。你无权反对或抗议。

无论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即视感，它仍然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体验。那天和朋友走在街上，他突然说：咦？这个地方，我似乎和你来过了。

当下我知道那是即视感在作祟。于是我问了他一些庸俗的问题。包括我们接下来会否遇到美女，或如果去买字，会否开头奖之类的。他摇头直说不知道。他只是说，接下来似乎会有不好的事情发生。

我笑道：“这个城市每天都有不好的事情发生。就连走在商场停车场也会遇上持巴冷刀的恶贼啊。”

幸好那天什么事情也没发生。即视感毕竟不能等同于预知能力。有时候，它纯粹是脑袋当机吧？

时 隔那一年的热血澎湃已有二十年了，当年着迷于厚镜背后深邃眼眸的心情，也随年岁步入中场而渐渐地转淡，变得云淡风轻。

当年广场的激昂和热血也开始在赤道的这片土地上传染开来，慢慢地形成了一股狂潮，从年头舞到年尾，一波接一波，没有停息的迹象。蜕变成如色彩斑斓的蝴蝶，让人不禁随之狂舞起来。

她不是很投入在这一股浪潮中，就像中年的心情一样，心如止水，要不就站在一旁静静地观看，不摇旗也不呐喊。

那天的盛会是在很勉强的情况下赴会的。她和相约而去的友人说：“我站在树下等你，你示威过后来找我。”

友人对她的行为轻轻地摇头叹息，就撇下她，往草场中央奔去，和人浪汇合。

她无聊地站在树下张望，偶把帽子压垂，她可不想遇到什么熟人！

万头攒动中，她好似看到一个熟悉的背影。

那厚实的膀臂勾起了她许多的回忆。

曾经在疲累的时候、受委屈的时候，与他并肩坐在公园的椅子上，他借出耳朵听她倾诉，仿佛一切的委屈和泪水都得到了抚慰。

对她而言，那是一段快乐的日子。他们一起吃饭、兜风、看戏。那暧昧不明的关系，她以为就是一场感情的开始了。

她擤擤鼻子再看清楚那背影，虽然腰围已经长出一点肌肉，但她深信自己的直觉。那就是他了。

偶遇

/ 林秀琴

草场中央的舞台上，扩音器正播放慷慨激昂的演讲，人浪挥起旗帜，举起双臂，随着口号呐喊。

“听听我们人民的声音——”

“我们要自由选择——”

“我们的人权在哪里——”

“给我们一个好的理由——”

“好久不见，真的是你吗？”她慢慢趋近那背影。

“这是我们的基本人权。”前面的人冒出了这一句口号。

那浑厚沉稳的嗓音一出，她为之一振。这让她怀念不已的声音，曾经安抚了她年轻时脆弱的心灵。是他，绝对错不了！

她伸出手，很想轻拍他的右肩，就像当年约会迟到时，她会做的惯常动作。

忽然，那人转回头，两人四目交投，都怔住了。

“老师，是你！”

“李孝狄，你怎么会来这里！”

“是呀老师，我来示威，这么巧，你也来哦！”

慌乱中，她赶紧从口中拼出一些赞溢之词，称赞学生关心社会的热血精神。

寒暄过后，她退回树下，临走前，学生深邃的眼眸朝她望了望，还调皮地眨了眨眼。

她会心的一笑，准备等候友人的归来！

她心想，幸好不是遇到他，要不，今天的心情肯定不会像今日的蓝天般平波如镜了。马

首部曲：

慈悲 情人篇

/ 彭德耀

在 锁骨上如按键般畅流暖烘烘的指纹，舌头如烙印的火花涉足于胸前倏忽呢喃与吮吸，跨骑于佛像一贯莲花打坐势的幅度之上，让深邃的枯井再度丰盛于溺水之中，爱（欲）施予芸芸众生所有的记忆语言与历史意义。突然有股沉淀已久的颤动，在心跳汹涌的频率与躯体自然的反应之间发酵，大概是来自胯间无法抑制下来的日月精华泼墨式爆发，犹如经长年累月堆积着生命历程的毛毛虫终于破蛹而出，是如此自然且诚实的情节。

他以打冷颤似的感觉发出沉没于黑暗里的一声嗯哼。

当他自躯体的缝隙里逐渐地抽离，暗觉体内的暖流仿佛也同时哧溜了出来，屏息静听着彼此的呼吸声，像隔着宇宙星河之间的距离且真实又虚幻。

云顶仍然是那样的冷，冷得你非得要在这里跟他分手才算是真正的结束吗，其实你心里没有一个确定的答案，你直觉能够在这里相识，也在当初牵手的地方分手是件很幸福的事儿。在这样凉爽的高原地带，有人种植了热带或亚热带才会出现的桐花，遍野肆意地绽放，像穿透云朵细缝间的碎光簌簌地闪烁，顽强地抵抗着气候较为寒冷的氛围。

生命力可谓强盛。在不同环节下的疆土生活长大，因为正值等待大学入取的这段时间，在寻找临时工的机缘巧合之下，上了云顶的赌场工作。第一次离家，年轻人心里是没有多少离家的感慨，也就容易习惯了与异土他乡的水土，便成为了你浪漫想像的乌托邦，不知这短短的时间里，有否催白了头发。正逢新一届的大选时期，有关于参选政党的任何风声与丑闻统统都浮现出来，类似恋人之间的感情问题那样盘根错节。

感情的问题如果盘根错节，所关联的人事物就会随之喧闹起来，心里面的执著与沉静几乎都会面对一种极其激情的疏离感，这些细节都如拾荒之人去海滩上指认贝壳的纹理那样寂寞。赌桌上的筹码，像虚化掉的魔幻影子，那些紧盯着白球在轮盘转动到号码凹处的安娣眼里，何等严厉的眼神几乎望破了轮盘厚重且凸凹不平的底面，最终躯体颤抖地站了起来，想再次确定自己是否押对了号码。



有的开始蹙竦低眉，而有的已经嘶叫欢呼，除了把桌上其他押错的筹码一一收掉之外，你对她们脸色瞬即产生的变化无所怜悯，无动于衷。这些只不过是赌注之后所预料的局面，跟人生舞台不断徘徊的情节，活着就像有赌无为输的道理罢了。

他就在你隔壁的赌桌做同样的活儿。你总感觉他与那些赌客之间有些磨磨蹭蹭的眼神交流，在絮絮叨叨待会要押注哪个号码，他一脸纯粹的笑颜相对赌客们的煞气。没有人察觉到他唇角微微漾起了细细的线条，冷笑似的浮动，恐怕惟有那些对他有向往之信仰的赌徒才能深知其意。赌场里烟雾袅袅的香烟味幽幽，如狼烟四起的战火连绵，你与其他年轻的荷官在这里日以继夜承受光的洗礼。

光则乍亮乍暗，不是活泼的阳光，而是电热管发出的光源，从头顶上散发并让气氛仿佛夹带着阴沉的面容，恍若隔世之感。隔壁桌突然响起了一阵欢腾的叫声，像一群性欲疯狂的猪猡们仰天发出嗷嗷嚎叫，好不热闹，你却忍不住连续打了好几次寒颤。

像是滞留于这里的难民，枯竭的生活之情节周而复始，更像浸泡在福尔马林的一具尸体，别无选择之余地。你每每在下班之后四处游走，或站在天台俯视图那些缆车自山下悬挂着的坚硬铁线窜动来回，或花上整天时间在游乐园里观察某个幸福家庭成员的互动，或企图以自己的肉体去勾引那些在赌场里恣肆挥洒筹码的赌客。

你实在不想沉没于人群喧闹里面，世事繁华似锦都得被消磨到竭尽，捉也捉不住细沙似的恐惧，在这个精神知觉甚是贫困的年代。

他是个爱滋病带原者，你一早就知道他是个不完整的生命肌体，绽染风尘气息。这种滥情的说法撼动不了你对他的关怀，执笔在日记本抒写你们生活，像为骨灰瓷底那逝去的生命悼念。

他逐渐的枯萎是你感受孤寂惆怅之时最佳的发泄，寄托于他身上的乐观想法，纵然只是多么微弱的安慰，你明白这种相怜的感伤像深陷快乐之中不自知。栖身于他的不只是爱滋病吧，你觉得。





窥看他苍白泛青的面容，不同针头贯入他被病毒击溃的躯体，把葡萄糖及其他必需的营养输送至体内为了延续微弱的呼吸，你迷恋这种震慑而真实的模样，活像显微镜置放在他床边，凝视并捕捉他这种陈述痛苦的手法。

你时而放纵他无法压制创痛而大发暴烈的情绪，像是对身体黯然神伤的同时，又感觉心里某处得到某种解放，但脸上不敢有太大的真情流露，也不太想回应他不知所云的喃喃自语，这是对濒临死亡的孤独患者最基本礼貌，顶多是笑哼一声，仅此而已。

病床近侧有朵早已萎落的玫瑰花瓣及枝桠的身，你不以为意也不想换掉它，认为这种景色是无法救赎的遗憾，一眼瞥见他黑沉沉的面容，恍惚之间你直感眼前这个人这具血肉之躯与自己到底是什么关系。

你便很自然打了个嗝。你走了。你怎会不爱他呢。



夭折

/ 邓炜侯

我们以为能够改变现状
已经相信会有美好的未来
公义见证我们许下山盟海誓
共同孕育一个健康的婴孩
在母体里细心呵护刚成形的胚胎
输送纯正的营养，清净的血液
满怀希望，迈向孩子的预产期

一场精心策划的细菌入侵
孩子夭折在萎缩的子宫
多么想看到你出生时的模样
亲吻你的面颊，一起呼吸相同的空气
那一夜，我们茫然失落
苦盼不及的明天
空空的心底，还要延续几年？**马**

特别企划

企划 / 黄俊麟

一个私家侦探之死

失踪的私家侦探终于现身，却突然去世，一个谜团也随之永远石沉大海。

既然没有真相，捕风捉影即唯一接近真相的途径。

私家侦探虽然告别了现实世界，但他将在文学世界里为我们揭示现实的荒谬……

3 一个私家侦探
之诞生

/ 曾翎龙

腹语术
/ 方路

1 芭乐、芒果、桃

/ 张锦忠

2 一个侦探
查案工作报告

/ 黄建华

4 这样写侦探小说
就对了

/ 吕育陶

芭乐、芒果、桃

/ 张锦忠

转载自《危机百科，不用钱的百胜全输》
(Kricipeadia, a Free Recyclopeadia)

[跳至：巡航、搜寻](#)

芭乐·甜不辣·马脸

芭乐甜不辣马脸，批儒麻氏，1960年生于马来西亚联邦霹靂州士林河小镇，在那里长大，脸型颇长，故名“马脸”。马来西亚第一个世界知名的私家侦探小说家，2008年起成为狗仔队与各国特务的跟踪目标，也是好几家私家侦探侦查的对象，外号颇多：失踪的私家侦探、落跑侦探、在逃证人、女作家芒果阿兰^[原名成吉思许·晓兰]之死的关键证人、改行当小说家的侦探，出现在一本题为《芒果女卖稿记》的马华长篇小说中，最后是“一个侦探小说家之死”事件的主角。曾经担任皇家警察多年，1998年退伍后开设“芭乐私家侦探社”^[也叫征信社]，受雇于主持“马来东亚策略研究中心”（MSRC）^[有别于“策略资讯研究发展”（SIRD）]的政治分析家鸭都拉萨麦金塔，担任保镖。由于保镖工作相当清闲，2008年开始用一台麦金塔笔电写小说。若干流亡事迹出现在马来西亚导演陈翠梅2017年的3D剧情片《中年侦探P奇幻漂流记》中。

目录 ^[隐藏]

- 1 <说真话>（SD一号）
- 2 <说更真的话>（SD二号）
- 3 从在逃证人到摘桃诗人
- 4 “那年我回到马来西亚”，
但毋需经由海关入境
- 5 芭乐回来了，携回<说最真的话>
（SD三号）
 - 5.1 大选择：回国搞搞震
- 6 五万零吉稿酬与芒果女作家
- 7 抄袭资料
- 8 补述

〈说真话〉 [编辑]

2008年中，私家侦探芭乐甜不辣马脸接受法国朋友米契苻寇的忠告，开始写起英文小说来。尽管他中学在校刊登过几首英文诗，一直觉得自己是个诗人，但是从来没有写过小说。他的第一篇短篇小说〈说真话〉（代号SD1）曾请律师朋友亚魅力星光四度过目。2008年7月1日，他向宣誓官狄约克思华仁宣誓〈说真话一号〉是真实故事。狗仔队查出，无巧不成书，小说作者与宣誓官都是仕林河人。米契苻寇也和那位1984年过世的法国哲学家同名同姓。死人不会说话，所以这个米契苻寇不是那个米契苻寇。这些巧合有什么意义，报纸并没有写明。

2008年7月2日，是日无事。黄历上写“诸事不宜，包括写小说”。

2008年7月3日，芭乐甜不辣马脸在吉隆坡国家迎宾馆（即“卡科撒·司礼·尼加拉”）举办的《哈利波特》第七集新书发布会上，插播朗读他的〈说真话〉，故事背景设在2006年10月的吉隆坡，有鞞女三姊妹来马，一个来学英文，一个来卖肉骨茶，唯独精通法文的大姊芒果阿兰来卖稿，一个多月后，卖稿的阿兰不知所踪。过了两年，某名叫芭乐甜不辣马脸的私家侦探受芒果女父亲蒙宇哲^[此名也出现在一本叫《摘桃诗人》的马华小说集中]委托展开侦查，结果发现案情颇不寻常，涉及法国、马来西亚与鞞人民共和国的国安机密。其中芒果女与“那个人”关系非同小可。朗读完毕，芭乐甜不辣马脸说，在马来西亚，人人皆知“那个人”是谁。

他在会场发售自印的活页小说〈说真话〉。他带了一百份去，每份五十元，一下就售完了。读过的人都说小说里的侦探与作者同名，芒果女阿兰也真有其人，自从2006年入境大马后就没有离境，一个多月后失联，可见这篇小说颇为写实，兼具自传色彩，批评家大可索隐一番。

芭乐甜不辣马脸在国家迎宾馆发表他的第一篇小说〈说真话〉时，在场者还有《哈利波特》的书迷，外号“天狼星”的亚魅力星光四度、“我们一家都是人”党老大华叔与马仔三苏伊斯干他，二人都是解渴罗琳丝的粉丝，刚好出席新书发布会。

〈说更真的话〉 [编辑]

2008年7月4日，芭乐甜不辣马脸在吉隆坡博特拉大酒店发布〈说真话〉2.0版——另一篇题为〈说更真的话〉（代号SD2）的英文小说。在这篇小说里，那名叫芭乐甜不辣马脸的私家侦探在赛峇峇的感召下觉悟昨非今是，坦承自己7月3日所说的真话不够真，发誓终其一生要讲更真的话——芒果女与“那个人”关系非常非常小，小到几乎没有关系。这篇忏悔录小说附上一张二男一女的巴黎街头照片，“那个人”右边的嫩妹一看就知道不是芒果女阿兰。小说家芭乐甜不辣马脸在记者会上宣布只有〈说更真的话〉才是自己的作品，里边的话才是真话实语，〈说真话〉（代号SD1）里说的都是假话虚言，小说家不应该说假话，而且提到“那个人”的地方有七八处之多，故作废之。没带到国家迎宾馆发售的活页文本也已用碎纸机毁书灭迹。〈说更真的话〉只印了五十份，会场免费派送，不到十分钟就派光了。

从在逃证人到摘桃诗人 [编辑]

2008年7月4日，私家侦探芭乐甜不辣马脸在吉隆坡博特拉大酒店发表了小说〈说更真的话〉（SD2）后随即离去，从此不知所踪。他的妻小也下落不明。他的律师朋友亚魅力星光四度再也没有连络上他。第二天下午侄儿古马乐山向十五碑警察局报案，将他列为失踪人口。这一年，有人发表华文短篇小说〈在逃证人〉。此人后来陆续写了〈寻找大咖〉、〈寻找小三〉与〈寻找芭乐〉等“寻找”系列短篇，一并收入短篇集《摘桃诗人》。芭乐甜不辣马脸是最后见过芒果女阿兰的人，身为侦探与保镖，居然失踪，故以“落跑侦探”与“在逃证人”称之也颇贴切。由于芭乐甜不辣马脸写过两篇（或一篇）英文小说，也有人称他为“失踪的马英小说家”。他当然不知道，自己的故事竟然成为马华小说家打破现实主义困境的题材，还有什么比马华作家黄锦树写个如假包换的〈失落了芭乐〉[收入黄锦树诗文集《对不起你拨的不是空号》] 这样的小说来得写实呢？

后来有人发现他在曼谷、加德满都、新德里、马都赖、马德拉斯等城市街头漫游，在曼谷时就换了好几家酒店，也许是害怕被人追杀，后来还在印度的《热带水果日报》文艺副刊发表了一首题为“From Kota to Kota”的英文诗，以配合他的“在逃诗人”身分[后来有人发现内容颇类似黄锦树一首题为“Dari Pulau ke Pulau”的叙事诗]。多年以后，马来西亚导演陈翠梅拍《中年侦探P奇幻漂流记》，据说灵感即来自芭乐甜不辣马脸这段南亚流亡经历；影片后来获得鞞鞞国际影展最佳影片芒果奖，导演去乌兰巴多出席影展，领奖致辞时说这部电影献给“一个叫芭乐甜不辣的马脸马来西亚人”。

“那年我回到马来西亚”，但毋需经由海关入境 [编辑]

2009年，芭乐甜不辣马脸藏身印度期间，先后经由国北边陲的黑木山出入马来西亚三趟，分别是在二月十六日至三月五日、四月十一日至五月二日、然后就是七月。他在泗岩沫与妻小相会。小孩彼时在洗都上学。

芭乐甜不辣马脸回到马来西亚之后颇为怀念那段失踪的日子。他在吉隆坡博特拉大酒店发表了小说〈说更真的话〉之后，有人载他回家，接了妻小马上搭飞机飞往曼谷，在一家酒店住了一段时间就有人通知他搬离，住到另一家去，后来又安排他离开曼谷，先后到加德满都、新德里、马都赖、马德拉斯等城市去，小孩也很高兴，这段日子真是永志难忘，后来在洗都上学时时常怔怔地望着窗外，缅怀到处兜风不必上学的时光。过了一阵子有人告诉芭乐甜不辣马脸说，可以让妻小回来了，一家人于是分居印马两国。他更高兴的是，出入国境如入无人之境，就像苏禄人进出沙巴沿岸一样，根本用不着护照。

芭乐回来了，携回〈说最真的话〉（SD三号） [编辑]

2013年2月24日，芭乐甜不辣马脸“回到马来西亚”，一步出机场出境大厅马上在记者招待会宣布回收〈说真话〉的2.0版〈说更真的话〉（代号SD2）。他说他不是〈说更真的话〉的作者，小说真正的作者另有其人。当年他不得不冒充作者，乃因为写〈说更真的话〉的人另外写了一个剧本，叫他扮演〈说更真的话〉的作者，也叫他演“一个失踪的私家侦探小说家”的角色。他这回手按着《哈利波特》发誓说其实失踪之前收回作废的第一篇〈说真话〉的内容才是真的^[也有人说那天他那只发誓的手是放在《薄伽梵歌》上]。他在印度经过那些年的沉潜生活，终于写了第三个短篇，就是〈说最真的话〉（代号SD3），这篇批阅五载增删十次的小说将在国会“被宣布”解散那天同步发表。

大选择：回国搞搞震 [编辑]

芭乐甜不辣马脸高调返回马来西亚，那是个“大选择”，他说。但是他无法预测到国会“被宣布”解散那天是个滂沱大雨还是艳阳高照的日子，因此在机场告诉记者说，尽管自己身在天竺，心里还是衷心期盼比“傻度马来西亚”的好日子更好的好日子快点像大雨一样降落这块土地。他声明这回返国目的有二，一是示范说真话的重要，发表〈说最真的话〉终极版，二是准备巡回演讲宣扬在印度向当代瑜珈大师马哈芭乐更大学了五年的峇峇神功，只要一发功即可震垮任何党的金光阵，不管是“我们一家都是人”党还是“我们一家都不是人”党。芭乐甜不辣马脸当场吟了一首梵文诗，万能的“股沟大神”译成华文如下：“得到清平有什忧，兰炉干马配坤牛。从来看破纷纷乱，一点云台只自由”。

五万令吉稿酬与芒果女作家 [编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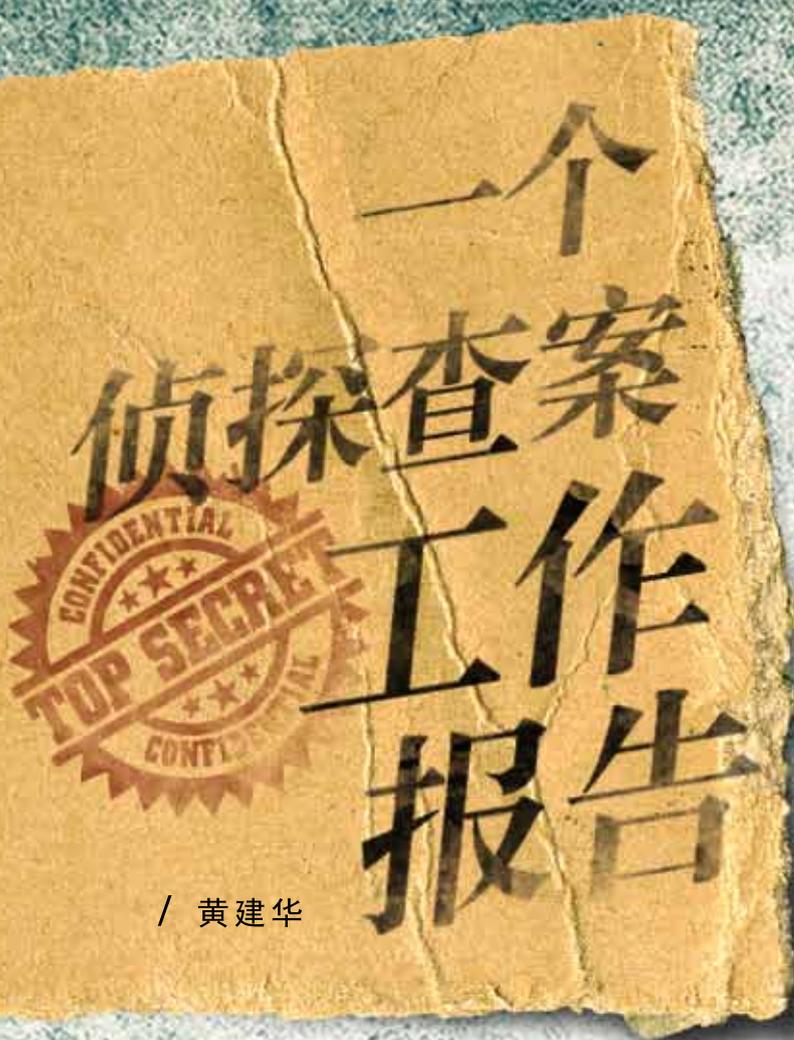
鸭都拉萨麦金塔在2006年10月10日提了五万零吉要芭乐甜不辣马脸交给芒果女阿兰，买下她的稿子，以免小说流传出去，尽管在马来西亚，法文书的市场恐怕比芒果女和“那个人”的关系更微更小。据悉阿兰的长篇法文小说题为《巴黎属于我的120日》，巨细靡遗地描写二男一女在巴黎的情色流动飨宴，颇有影射“那个人”、“那两个人”或“那三个人”的情节。由于阿兰迟迟没有交稿，芭乐甜不辣马脸的稿费也没付给她。如果阿兰的稿子成交，恐怕是马来西亚文学史上稿费最高的小说。当然，如果成交，恐怕这桩人口失踪或谋杀案就不会发生了。可见买稿卖稿如果不依约如期履行，难免一脚采在死亡线上，做编辑的还是咪搞来马来西亚卖稿的内蒙或外蒙女作家吧，管她是芒果还是香蕉。由于芭乐甜不辣马脸没付给她稿费，阿兰的盘缠花光了，于是放出风声卖稿，准备将内容颇有料的《巴黎属于我的120日》马来文翻译版权高价卖给“我们一家都是人”党老大华叔。阿兰是否因此而惹来在那片郁绿的热带雨林的炸身之祸，那就不得而知了。

抄袭资料 [编辑]

- Sandra Cisneros (1984) *The House on Mango Street*. New York: Vintage Contemporaries.
- 古龙 (2013) 《流星、蝴蝶、剑》。台北市：风雨时代出版公司。
- 陈强华 (2007) 《那年我回到马来西亚》。亚螺丝打：北极星出版社。
- 曾翎龙 (2012) 《摘桃诗人》。八打灵再也：有人出版社。
- 批儒麻·芭乐甜不辣马脸 (2008) 〈说真话〉 (SD1)。作者自印。
- 批儒麻·芭乐甜不辣马脸 (2008) 〈说更真的话〉 (SD2)。作者自印。
- 批儒麻·芭乐甜不辣马脸 (2013) 〈说最真的话〉 (SD3)。出版资料不详。
- 黄俊麟 (2012) 《咪搞鞞鞞女狼》。八打灵再也：有人出版社。
- 李行道 (2012) 《芒果女卖稿记》。沙阿南：友人出版社。
- 黄锦树 (2001) “Dari Pulau ke Pulau”。《对不起你拨的不是空号》。埔里镇：麒麟出版社。5-13。
- 许仲琳 (2005) 《风神演艺》。八打灵再也：友联出版社。
- 解渴·罗琳丝 (2008) 《哈利波特》第七集。完颜阿谷打我译。八打灵再也：有人出版社。
- 雅螺丝拉夫·哈蟹客 (2006) 《苏禄兵帅克历险记》。查马路渤泥人译。台北市：风雨时代出版公司。
- 萨德侯爵 (2008) 《索多玛一百二十天》。完颜阿谷打你译。八打灵再也：有人出版社。

补述 [编辑]

芭乐甜不辣马脸于2013年3月15日因心肌梗塞在送往万挠医院途中不幸过世。遗物中并没有那篇他说要在国会“被宣布”解散那天发表的〈说最真的话〉小说稿。后来，即4月3日那天，国会在千呼万唤中“被宣布”解散，大雨大雨一直下一直下，下到关丹的癞烂斯稀土厂淹水，〈说最真的话〉始终没有在江湖冒现，显然芭乐甜不辣马脸食言了。据悉他生前看过的最后一部电影是王家卫的《一代宗师》。芭乐甜不辣马脸过世两天后，即2013年3月17日，售卖潜艇给马来西亚的法国DCNS潜艇制造公司代表著名律师橄榄·梅乃兹的尸体漂浮在布列塔尼海域的诸岛屿之间，法国警方根据其遗书研判为自杀。芭乐与橄榄之死相距不过两天，应属巧合，不宜联想太多。读者即使查不到真话，仍然欢迎继续使用《危机百科，不用钱的百胜全输》。



/ 黄建华

3年08个月是一个神秘的数字，它隐含劫数、凶象、不祥甚至死亡。

“可是现在人的记忆已经变得不十分可靠，不全是由于善忘，而是太多假象和枝节充斥在意识流之中，无从辨认，无从深究，故无从输入。脑体记忆渐渐变成浏览，无需用心牢记，用视觉唤起印象，如图像般地仅仅是印象，图像没有立场，记忆沦为廉价的复制品。所以，诚实的文字是必要的。”

一个案件调查记录的开头是这样的一段文字。

诚然，现在的人不重视历史和实在的过去，同时也不重视传统的价值观。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衰；以人为鉴，可明得失；以史为鉴，可知兴替。历史的镜子已经浑浊黯淡，人心不古，让人难以看清原来与真相。

他在一个空前暴风雨的傍晚，悄悄地带了家人和细软出走。暴风雨后的首都到处树倒、土崩及淹水，轻快铁停驶，连精明隧道都要及时关闭，整个城市变成一个死湖，水底下隐藏许多危险的陷阱，很可能杀人于不觉。马路上很多车子死了火浸在水中，路人向安全的高处挤压成堆，繁华的背后布满错误，更多垃圾浮了上来，漂向我们的眼睛。

以一宗命案的重要证人来说，他不但把现场描绘得像个真的目击者一样，据他说，他甚至参与了事件的前段过程。前段过程和结果必然有着密切的关连，情理上可以成立，也因此，凭着他敏感的职业嗅觉，丰富的出生入死经验，慎密的档案记录和精确的抽丝剥茧，他推算出因果，甚至推断出凶手和动机。在法律上，他俨然成为关键的证人，在逻辑上，他洞悉一切。

一个需要私家侦探作为武器的政治人物，几天以来一直联络不上他，于是亲自到其家里查询，方才发现他已举家出走，家里大门深锁，只有两只饿得无力吠喊的大狼狗留守在院子里，垂头丧气，谁都懒得理，径自趴在地上呼气。

失踪的传言瞬间传开，逃亡还是遭受禁锢，一时流言四窜，猜测与阴谋论不断，成为热门的话题，加上电子媒体的推波助澜，消息发遍了全球，看热闹的人突然多了何止数十倍，关切的人顿时哗然，媒体也各自论述。因为他的失踪，更多人相信真相已经浮出了水面，正确地说，此地无银三百两，加速绕过法庭的审判。

传说中命案的主角仍然逍遥地在各种场合与媒体上带着塑胶笑容向空气挥手，几乎天天带着一个手指的梦想派发希望的红萝卜，仍然十分乐于以糖为本给大家许多甜蜜的期待，用最亲民的方式向纯朴的老百姓问安和鹦鹉学舌，叫大紅花的脑袋转型叫茉莉花的心脏安定，仿佛用心地以一种切腹式的隐喻来证明本身的清白。命案事件纯属杜撰，没有雷同，绝无巧合，无关政治。

“请拿出证据来。”那是识途老马最擅长的脱身巫术，老马不死，阴魂不散。

证据往往有不同的政治立场，不同的政治立场有不同的因果效应，不同的因果效应有不同的命运。

举家流放到一个没有人认识的地方，他们享受新鲜且没有人干扰的清静，仿佛遁入空门，偶尔自对两杯，在柔软的草地上甩手散步，闲时就赤裸着上身晒午后的太阳。但他心里十分明白，这里没有他可以发挥的舞台，不是他打算终老的地方，总归一句，这里不是属于他的黄金海岸。

马死落地行，行到水穷处，当是绝境的生机，或许也是天意，无疑给了自己一个柳暗花明的空间，能伸能屈地留下来，打算用小说传记体的方式写一本回忆录。对一生平凡庸碌的人来说，回忆录是一本无字的书。可是，由于他经过了一场不寻常的命案，涉及的是一个事关国家的机密，单凭着这一条分叉曲线，就有了绝对必要的理由。

“无论如何都要让真相沉淀成为透明的，像玻璃瓶子放在阳光下的透彻磊落，一览无遗。很多时候，大家眼睛所见的未必就是真实，因为那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

没日没夜地在脑中打起草稿，生活充满标点符号，为事件的起伏跌宕所着的笔墨远远超出了肚量和肺活量，费劲地、决绝地、义无反顾地、死而后已地。

三年零八个月后，他从一个自我修炼的黑幕中走出来，回到前景不明的繁华大都会，再次成为目光和镁光灯的焦点，目的很简单，他要世人相信，没有人可以逃离罪恶，没有人可以逃过良心的谴责。

过了一段不见月亮的日子，回想过去还真是煎熬。这时他拥有了自由的行动与意志，他的压抑终于解放，他相信很多人会接受他、相信他和深切了解他。这样的行为其实是一种牺牲，为的不是赌气或沽名钓誉，为的是国家的利益和人民幸福的未来，是一付强心剂，为了叙述一个事件、事件背后的阴谋以及阴谋的真相。

TOP SECRET

一个 侦探查案 工作报告

“绝对不能让真相像真的潜水艇一样沉入水中，让涉案的人像假的潜水艇一样公然浮在水面。”

这样的引申，高度机密的作业涉及的高官显要太多，假想敌也多，纠缠交织，绝对是一个不容易厘清的错综复杂，也是一场没有把握的仗。

然而，事在人为，一切的演变最终只不过是一枚橡皮盖章，结果必然快刀乱枪化简为繁，小事招魂，大事挖坟。

“我要为正义站台，靠向反对的声音。”也许这是唯一的出路，没有选择，开始的第一步已经是绝路，不能回头。

“在说出真相以前，神不会让我死。”那是他的自信，正如他所坚定地相信自己知道的真相将会水落石出公布于世，让死者安息，让罪犯自杀谢世。是神的使者。

明天终究还是一条漫长而崎岖的道路，长夜漫漫，所以今晚必要安详地入睡，不作多想。他双脚一伸，僵直地躺在一张像黑夜一样柔顺平服的床上。

在梦与醒之间，仿佛看见一位长发白衣的女子慢慢向自己靠近，然后像风一样牵着他的手，他的身体也像风一样轻飘飘地移动，走向一扇极度白光照射的大门。

蓦然想起，女子的名字，阿……阿……阿……

场景一：一马餐厅

“我需要一位委托人。”

蒙宇哲望着眼前老同学，有点担心：“你该好好休养吧？”并不熟稔，中学毕业后开展各自人生，早前才在脸书重遇。记忆久远，尤其不起眼如他，实在与蒙宇哲无甚交集。只记得某年选班长，全班都举了手，只有他没有表态，老师问，答说：“我无所谓。”班长选的正是蒙宇哲，他特别在意。

此次“叙旧”对蒙宇哲来说无异于生活中一场意外。地点是他选的，午餐三块半，有鸡，他早想来看看。墙上印有“一个马来西亚”标志，红白线条叫他想起意外现场，警察拉起红白警戒条。此路不通。危险。

“这是鸡吗？”蒙宇哲望着餐盘那块营养不良的肉。

“这是小鸡。你也可以说，那鸡很小。”他摊开剪报：“这却是一宗大案。”

私家侦探巴拉心脏病发身亡。

蒙宇哲不解：“你怎会对这案件感兴趣？”

他说：“我很少对事情感兴趣。我过自己的生活。但你知道，最近我的生活乱了。夸张一点说，它从内部整个崩溃了。像心脏某条血管，在特定时刻爆裂。”

“因为心脏病的原故？”

“是的。……心脏病或许是起因，但我想，还有别的东西。”

“哦？”

“没有人想堵塞自己的心管，但胆固醇会自己找到地方，堵塞它。”

“所以源头是胆固醇？”

“嗯，胆固醇无所不在。你过自己的生活，但生活从来不是你自己的。”

“所以你找上了我。我便是胆固醇。”

“胆固醇有好有坏——我希望你不至把这当作奉承话。”

蒙宇哲笑了。“但你可以自己查啊。这不过是一个形式。”

“有时候形式决定成果。”

“你是说，我的委托与否会影响你的调查？”

“我只相信凡事都有因果。”

“好吧，我接受……我愿意成为你的委托人。至于委托费——”

“三块半。”

“这么便宜？”

“因为那鸡很小啊。”

场景二：巴拉故居

他把妻子的死亡证书递到巴拉遗孀桌前。薄薄一张A4纸，写着生卒日，死因，医生名字。这位陪伴了他大半生的女子，某天清晨闪让一辆救護车，匆忙换道。另一辆车子被救護车刺耳笛声乱了神，从后猛撞妻子的车。一死一伤，救護车没有回头。

“这是意外。我知道，不能怪谁。但是……”他故意停顿，沉下声说：“巴拉能怪谁呢？”

“我不知道。”遗孀声音几不可闻：“我们什么也不能做。”

“什么也不能做。”他重复这句绝望的话语：“不。可以做的事很多。至少你可以看看巴拉的死亡纸，医生那栏应该写着Lawrence Wong。”

遗孀茫然抬头：“这有什么关系呢？”

他说：“事情有太多的巧合。巴拉被送进医院时，Lawrence Wong正在为我动心脏绕道手术。手术需五小时，我太太回家小休再来，途中出了意外……”他说得诚恳感人，试图勾起遗孀同理心：“结果我的心脏继续运转，我运转中的世界却停了。”

遗孀静默良久。他耐心等待，想着多年以前与妻子协议不生，相伴终老。自己性情孤僻，难得遇上相处自在的妻子。被推进手术室前妻子说：“你要挺住，不然往后我一个人怎么办？但实在挺不住了，也别记挂，再怎么辛苦我也会好好活。”

他说：“人死了，活着的人应该做点事。”

她说：“人死了，一切都该结束。”

“我老了，我还要扛起这头家。”

场景三：医院

他永远不会喜欢这里的味道。白色的味道。许多人的记忆和爱，从外边进来从这里出去，已经不一样。历史在这里被涂改。

Lawrence Wong望着他，思索该如何措词。“时间当然是重点，”他计算着：“巴拉死亡时间是你手术中第四小时十八或十九分。巴拉送抵医院时还没死，否则时间只能推测，不会这么明确。如你所知，当时我没在场。”

他看了看医生的白袍，Liquid Paper的颜色。为什么Liquid Paper总是红色的呢？篡改是一件危险的事。

他说：“然而你签下了死亡书。”

Lawrence Wong一脸不解：“你不了解。巴拉被送进的是紧急病房，当时的值班医生是Dr. Abdul Razak，是他确认巴拉死亡。我从手术室出来后，被院方要求鉴定他的死因。我是医院唯一的心脏科医生，他们怀疑巴拉死于心脏病。这怀疑很合理，心脏病症状相当明显。我很累，也许你不知道我在你身上用了多少精力。但我还是很好的完成了我的工作，”他强调：“这当中没有任何问题。”

没有任何问题。他重复。“我可以看看巴拉的档案吗？”

他问了个愚蠢的问题。Lawrence Wong笑了：“你在怀疑些什么呢？”

进来的是巴拉？出去的是巴拉？巴拉死于心脏病？他失踪经年，据说掌握了一些证据。刚刚回国就死掉？不会是二度失踪吧。他没把这些怀疑说出口，免得自己更显愚蠢。只说：“没关系，我以后会看到的。除非它会自己失踪。”

医生看着他——看人是他的工作：“你想太多了。我知道坊间的传闻，但我不是包青天。我可没发现他指甲发黑。”

他调侃：“而且你也知道，他已经够黑了。”

场景四：保龄球场

把车泊好，穿过照明不足惯常叫人迷失的停车场，他知道自己离真相近了。电梯把他关起，门始终会打开。可惜这个国家故障太久了。他想把突然闪出的这句诗献给蒙宇哲，也许他用得着。

他望着商场上的情侣和家庭。普通生活。曾经他也是他们当中一份子，可惜上天拣选了他，也拣选了阿旦，他们从安稳的日常中被揪出，被隔离。他想起这位面容姣好的异国女子，该挽着名牌包包穿梭此间服饰品牌店，怎能料到身无寸缕遭C4炸弹捆绑。爆破了，她和巴拉一家的命运，爆破了，他和妻子的命运。

如今的他就如近沟孤立那只保龄球瓶，最后一局了，他若不被人放倒，便将兀立在暗中等待黎明。“我相信黎明总会到来。”巴拉儿子交钥匙给他时只说了这句话。

一支储藏柜钥匙，从众多侦探小说里横空插入现实这个锁头。他翻开阿旦日记，以手机一一拍照存盘。让那些字迹专家们费费神吧，他不打算在此详述阿旦日程，虽然这会是故事的高潮。一位小说家说过：“现实比小说还要精彩不知多少倍。”

但还是抄录这一段吧，阿旦在最后写出了她对这故事的结论：

……我知道事情糟了，佣金讨不回来了。阿达出尔反尔，闹上他家没用，每次都给巴拉拦下。他说她知道我和他的关系了。他怎会管不住她呢？都怪自己对他期望太高，才会里外不是人，如今连阿达也不敢见我。当初是他带我见他的啊，还神神秘秘把我双眼蒙上，说要成事得见他……

我摸到了两撇须，这两撇须后来我一见便认出来了。第一次是他偶发的兴致吧，没想到还有第二，第三次。他说他对我念念不忘，我信了，否则他怎肯露脸？还一起晚餐。两撇须长在圆阔大脸上，红润的嘴吃着鹅肝鱼子酱，沾了些在上头。他没发觉，他没抹嘴。我想起家乡大草原，它看起来那么的空，空得叫人迷失。有风从空无里来，于是你知道，在你看不见的某处藏着一坨屎。

场景五：网吧

已经是网络世界了，他感慨将老的自己还能赶上末班车。真是诡异的世界啊，一人一国，在无疆的战场上邦交或宣战，机枪扫射，僵尸咆哮。轰炸声中他把故事写完，贴上脸书，附上照片，还配了一首歌。

真相总会浮上水面，关键是它可以在水中潜藏多久。他想起此案牵扯的许多人，原本都与他无关——他向来不在意外间的事，他有自己的生活。但妻子以死提醒：他生活在别人设定的框架中。

We all live in a yellow submarine,
yellow submarine.....

歌声中一位私家侦探诞生了。

他知道自己也命不久长。马





腹语术

/ 方路

I
你躺下时有没有蒙上眼睛
有没有想过适用古方按摩
允许看过烟火的女伴回头
像拉开低帘聆听郎的叫唤

II
要怎么交待不关呼吸的事，阿
注定要在自己的国土安息，旦
私下侦探的距离有多遥远，杜
你合上眼时有没想过看天，雅

III
蒙主召你回来，不是要你合上凝视
从古至今都是一天睁一次眼
你在归途带返的是痴女信仰的花吗
只有善男子叫郎

IV
太阿倒持——倒拿着剑，把剑柄给别人，比喻把大权交给别人自己反受其害
坐而待旦——坐着等天亮，形容心情迫切
杜渐防微——错误或坏事刚冒头就及时制止，不允延伸
一日之雅——短暂交往，交情不深

V
你的宣誓书，以蒙眼捉迷藏方式完成
还是用古石器的火烧制
你的心脏有绕过女护士在场的手术室吗
或者永远不知顾曲周郎到底完成了什么乐章

VI
阿，是亲昵的
旦，一天之始，旦暮在分
杜，仿佛杜康酒窝
雅，同鸦之命。马

军用炸弹没有把真相摊开
飞溅的尸肉像四散的谜语
给权力围墙外的人民
层层猜测

据说是翻译员的蒙古女郎死了
据说是智囊团的官员被释放了
据说是凶手的警员被下判了
但人民从未在报章看见警员的样貌
他的名字
仿佛军事行动一个代号
他的面孔一如国防部潜艇合约
密封水底
不见天光

宣誓掀开案件被单
抖出赤裸的肉体和美金的私家侦探
却在次日推倒自己
给案件披上防弹衣
像沟渠的铁盖
遮挡腐臭的事实



这样写 侦探小说 就对了

/ 吕育陶

随后私家侦探潜艇般
消失在议论的茫茫大海
留下狂吠的家犬和故居
留下海水经年揩抹
了无足迹的沙滩

五年后他突然浮上
人间的海面
再度掀开案件
安稳沉睡的棉被
重新拼凑人民急欲知晓的细节

剧情正开始炙热
死神却突然伸手
堵住他的心动脉
推翻他
一如当年他突然改口
推翻自己

而此刻，远在巴黎
军购案潜艇商的辩护律师
也突然浮尸在
度假小岛的海面

谜一样的海
飘浮着大量杂乱的资讯
真相的残骸
偶尔粼光般出没
给人民一个
猜测的漩涡
比侦探，神秘
比小说
荒谬 

2013年

第五届海鸥文学奖

散文组决赛纪录

日期：2013年4月26日（五）

时间：5PM-6.35PM

脸书会审

评审：林春美（林）、黄锦树（黄）、唐捐（唐）

主持：曾翎龙（曾）

此届散文组收到24位、共72篇参赛作品，经陈湘琳、周若鹏及周锦聪初审后，选出8位、共24篇散文晋入决赛。以下是决赛作品编号及篇名：

B1：B1a 小镇星光；B1b 步行在时光之街；B1c 看不见的城市

B2：B2a 夜；B2b 猴船；B2c 黄蚂蚁

B3：B3a 味蕾之物：食物链；B3b 妖娆之物：穿衣的隐喻；B3c 时代之物：走过梦幻华尔街

B4：B4a 沉默的河；B4b 母亲的河；B4c 记忆河川

B5：B5a 缕缕梅花香；B5b 荷花手；B5c 城市夜空璀璨

B6：B6a 晨梦；B6b 类似过敏症的布尔乔亚式轻吟；B6c 如此多娇

B7：B7a 左三年，右三年；B7b 虚化；B7c 血路

B8：B8a 无字遗书；B8b 望海的日子；B8c 我们在一起的那些日子

曾：请三位评审老师谈谈对散文的要求。

黄：文学奖散文是散文世界里很小的一块。散文原本是种最自由也最缺乏文类自觉的文类，但它如果想成为文学奖的参赛作品，就必须具备一定的形式感、一定的文类自我意识。换言之，写作者必须知道自己在写某种有文学味的散文，相对的，评选者（作为一种特殊的读者，他们比一般读者有权力）会把它们当散文读（也就是说，要有一定的散文的文学经营——虽然有时会遇到冒充散文的小说）。因为是文学奖的场合，太过欠缺文学趣味的散文对我来说是不会考虑给它名次的。B7, B8两组作品尤其如此，都没有经过基本的艺术化，比较粗糙。

林：我的要求是针对我对这二十多篇散文的阅读而提出的。我觉得散文内容可以很轻，但不可以无物；写法可以很老实，但不可以陈旧；笔调可以闲散，但结构不可涣散。

唐：写散文的过程，要证明文字不只是工具，它相当程度上是思想和情感本身。散文常是我感，我思，我说。所以这个“我”是否精采，也是很重要的。当然，如何把散文提到艺术层次，等待每个作者用自己的笔路给答案。

第一轮投票成绩：

B1（林、黄、唐）

B2（黄、唐）

B6（林）

一票作品讨论：

B6：B6a 晨梦；B6b 类似过敏症的布尔乔亚式轻吟；B6c 如此多娇

曾：我们先从一票作品开始讨论吧。B6是春美老师选的。

林：从B6的三篇散文看来，这个作者善于用一种“轻吟”式的语言、不夸张的幽默笔调，书写现代生活的荒诞性。他对现代人的心灵感受时有新颖而细致的描绘，然而坏处是，文章中偶尔也出现令人不知所云的句子。

唐：笔法有他奇险处，阴而深的思维我也算喜欢，但像〈如此多娇〉这篇，带出很好的背景，可惜前景事件经营不足。第二篇有一处几无句点，但似无表现上之必要。

黄：我觉得如果说B2的文字有问题，这篇可能更严重。我们挑的三组都出自老练的写手，也都有得奖资格，但这组比较令我不安。它的自我控制较差。

唐：题材都还不错，〈晨梦〉较乱了点，可待经营。

林：他确实有些问题，但我喜欢他那种有点神经过敏的叙述，以及所写的虚无之感。

二票作品讨论：

B2: B2a 夜; B2b 猴船; B2c 黄蚂蚁

黄: 〈夜〉写孩童时代夜里独眠的恐惧及对父母的依赖,相当生动,细节很立体。〈猴船〉写孩童时代拉在裤子里的经历,非常生动。〈黄蚂蚁〉写净选盟Bersih集会的当下现实,也写出一种现实的急迫。

唐:文字具有很大魅力,前两篇尤佳,〈夜〉如真似幻,近乎无中生有,诡异,神经质,感染力强,真是猥怪多味。〈猴船〉幼稚可爱,有童趣,有世故,简直被他打败。比喻能力强(在这里,同时也是洞察力),对人生具有一种敏锐的观照。〈黄蚂蚁〉,有现实感,但表现力不如前二篇。

林:我觉得他的语言有点问题,〈黄蚂蚁〉一篇尤甚。其题材在这次的比赛中可能比较特别,但类似文章,在净选盟集会事后我从网上看过许多,看这篇时就缺乏了感动。〈猴船〉写得极有趣,但比喻不很恰当。

三票作品讨论:

B1: B1a 小镇星光; B1b 步行在时光之街; B1c 看不见的城市

黄:〈小镇星光〉:这篇很像小说。扣紧记忆中小镇的照相馆,摄影师,照片,失落的青春过往,细致的展开对失落时光的追寻。

〈步行在时光之街〉:主人公与妻子散步在吉隆坡市街,一样是追怀失落的时光,以及预先追怀即将失落的现在。最后一句“她独自凝望着远方,恍若深知自己早已石化成一隅的物景。”把“行走”定格为画面。文字的摄影术。

〈看不见的城市〉:这一篇换一个角度(设定一个倾诉者)写主人公在吉隆坡的疏离,过去叠印在现在,未来一直来。

唐:三篇作品的共同点,是有情回首,是对旧时空的缅怀。写法较圆润,没有刻意张舞之处,但铺衍之间自有令人寻思的意味。惟就另一方面来讲,就是比较缺乏尖锐的亮点。第一篇环绕着一个人物,可能刻意用较冷笔调,营造了一种氛围,但缺乏戏剧性力量。第二篇,描写的部分强化了,但叙事性元素却又弱掉了。第三篇,采用拟书信体,加入了更多感官与外露之情,像是一种“咏叹”。整体写法,是“符合期待的好”。

黄:非常甜美平整,但少了实验的试探。

林:〈步行在时光之街〉与〈看不见的城市〉二篇,显然都是以吉隆坡苏丹街征地事件为背景的。前者趁老街消失之前再去看一看,并且记录下尚存于其上的老店、老行业,以为将来“存念”。而后者则是对未来的预想:“我们终究会渐渐看不见这座城市”;城市终将消失的隐忧,让作者有点善感的缅怀起少年时曾经消磨在老街上的时光。

这两篇散文的语调是动人的,舒缓、闲适,像散步,没有特定的目的地,只是悠游自

在的走着，与其“步行在时光之街”的怀旧内容很能相互契合。然而，作者会否过度美化了已逝/将逝之物呢？在前一篇中，“时光之街”，似乎单纯因其老旧，而显得“静好”。而后一篇，究竟所不舍的是（自己）已逝的过往呢，还是这座城市即将消失的现在？作者对现时空中的事物——酒店门口如鹭鹭一般排列的德士、以及那“十年如一日”用电子键盘伴唱的盲眼马来男女——似乎没有好感，甚至有些嫌恶（因为前者敲诈旅客，而后者歌声如破铁罐、且“十年如一日”，不会消失？），然而对记忆中存在于从前的那种老街上事物，比如香气夹杂臭水沟发酵和尿骚的气味、以及破旧肮脏的戏院，却充满怀念，这是有点奇怪的。

〈小镇星光〉从照相馆的没落、相机技术的变化，说明“把时间按停”，是一种虚妄的愿望。此篇构思可取，然而书写起来，节奏却过于缓慢。虽有精彩之处，却也有令人感觉沉闷的地方。不知是否篇幅较长的关系？

黄：B2比B1有潜力。 B1很平整，B2有毛边。

曾：春美老师，B2你会排很后吗？

黄：是用积分比吗？

曾：如果春美老师不是很坚持，那应该是二票的进。

林：若跟其余作品比较，B2我其实不会排得太后面。

曾：锦树和唐捐老师，B6你们大概排第几？

唐：我可给第三至第五。

黄：我也是。 B6顶多列第三。

曾：我们先有个共识吧，得奖的就从这三组选出。 OK吗？还有没有评审要把哪一位拉进来讨论？

林：我没有别的选择了。

黄：B4也不错。但没关系，就不要了。

唐：同意这三篇。

第二轮投票：

（积分投：第一名1分，第二名2分，第三名3分。积分愈少愈佳）

B1：5分（林1黄2唐2）

B2：5分（林3黄1唐1）

B6：8分（林2黄3唐3）

曾：所以我们先淘汰B6？

唐：可以，然后稍为讨论B1。

黄：春美觉得如何？

林：服从多数。

曾：OK，那B6确定淘汰。 B1和B2同得5分。怎么办呢？

黄：B1作者呼之欲出，这些都是他惯用的手法。再投一次吧？

曾：以第一轮投票计，B1得三票，B2得二票；但不看第一轮的话，第二轮投票，B2有两个第一。再投一次，结果就呼之欲出了。春美老师赞成吗？

林：再投一次会有改变吗？

曾：除非有评审转向。这次投的话，只针对B1和B2，只选一位。

唐：看了两位的评语，我现在对B1的评价，比原先还高了，也更能认识它的好处（先前没注意到的一些）。但B2，特别是以〈夜〉这篇而言，就是那种看了会念念不忘的文章。

黄：我维持原议，B2。

曾：现在就看唐捐老师了。

唐：要选首奖，就选B2。

曾：OK。春美老师还是选B1吗？

林：是的。

曾：那好。B1得一票，B2得两票。B2首奖，B1评审奖。

其他作品讨论：

B3：B3a 味蕾之物：食物链；B3b 妖娆之物：穿衣的隐喻；B3c 时代之物：走过梦幻华尔街

黄：太过中产品味了，我很不喜欢这类散文。B3明显的中产品味让它显得单薄。

林：B3b和B3c比较像是时尚杂志上做足功课的文章。

唐：B3a食物链一词未深发挥，有些刻意造奇；其中〈比目鱼〉最好，有感有思。B3c自我表现较不足。这类型的散文须更犀利。

B4：B4a 沉默的河；B4b 母亲的河；B4c 记忆河川

唐：借河流写家族，前两篇叙述性佳，其思厚实，情亦中肯，〈记忆河川〉较平弱。

黄：B4比较质朴，比较少文字与结构上的经营，但题材比较特别，对应了不同的经验结构。

林：题材比较不同，但是结构凌乱。

B5：B5a 缕缕梅花香；B5b 荷花手；B5c 城市夜空璀璨

黄：B5b以荷花喻母爱，比较传统也比较励志。

林：文字与文意皆无甚奇趣。

唐：借物兴感，平实而有些味道。但喻象较旧，有些说法较日常。

B7：B7a 左三年，右三年；B7b 虚化；B7c 血路

唐：有些地方算是率真，有些地方刻意造新，但部分技巧有点生硬。如那〈血路〉里的战争譬喻放得太轻易，以致显得强夸，跟现实对不起来。

B8: B8a 无字遗书; B8b 望海的日子; B8c 我们在一起的那些日子

唐: 感事怀人, 自然而出, 并非刻意造文——被怀的两人对作者而言是那么重大。因而文学性的经营, 也较不足。

黄: 三篇皆缺乏经营, 也不懂节制情感。

总结:

曾: 最后, 说说三位老师对这次作品的整体感想?

唐: 整体而言内涵优于形式, 大多有感而发, 不为写而写, 主题(以及支持这主题的情思)不太出乎意料之外。语言文字的水平高, 但较少精刻。结构和笔法, 具基本功而稍乏锐进。

黄: 这次参赛的作品中, 有的是非常老练的写手, 如B1、B2、B3、B6都是, B1和B2甚至用上小说的技巧。B6则三篇作品水平不均一。另单篇作品如B5b、B6a均有可观之处。有一半的作品在平均水平之上, 算不错了。

林: 这次参赛作品的素质参差不齐, 令人感觉愉悦的与差强人意的作品兼而有之。

黄: 我个人比较喜欢公开的文学奖, 如芥川奖。海鸥的半公开也比纯征选的好。

唐: 同感。

黄: 尤其散文奖最怕小说仿冒散文。

唐: 至少要让散文能在散文奖里得奖。

曾: 散文或小说现在是很难界定了。

唐: 很容易界定。只要不匿名。

成绩揭晓:

首奖:

B2) 作品: 〈夜〉、〈猴船〉、〈黄蚂蚁〉

作者: 方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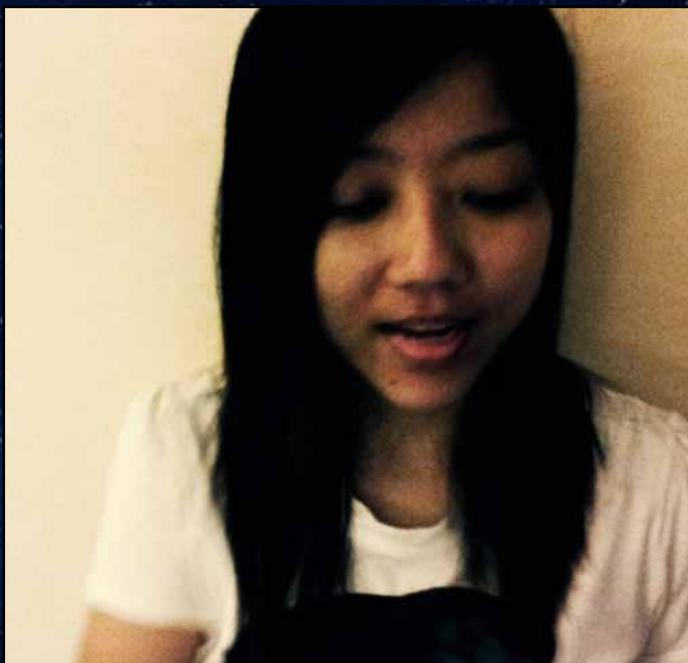
评审奖:

B1) 作品: 〈小镇星光〉、〈步行在时光之街〉、〈看不见的城市〉

作者: 龚万辉

2013^年
第五届海鸥文学奖
散文组 首 奖

方肯



〈夜〉
〈猴船〉
〈黄蚂蚁〉

夜

我们的睡房外是马路，夜里总听到车子经过外头的引擎声。四五岁的我已能辨识，并想象到轰轰声是来自大型卡车或罗里，连夜将满车的货物送往目的地，也可能是刚卸货，司机正在回家的路途上；突突突的是老爷车，苟延残喘地拖着一身生锈的铁衣，偶尔换档间歇时，似乎正使力咳出痰来，才得以顺畅地呼吸，继续行驶。冷气机的呜呜声是一种安眠曲，而那些停电的夜晚，我总犯耳鸣，耳里像住满了虫子，它们在里头尖叫，抗议在这封闭的房间里，得不到一丝流动的空气。

父亲给我立下晚上十一点前就寝的条规。我每次看完电视连续剧的下集预告片段，才慢慢离开沙发，背部磨着大白墙，拖着不情愿的脚步，在秒针指向十二时进入房里。有时，母亲还待在客厅，门就半掩着，细缝透着客厅日光灯照，形成白亮亮的一条线。我常穿过微细的线，窥探客厅的动静。

哥哥爱看半夜才播映的足球赛，绿油油的草地布满整个电视四方盒子，火柴大小的足球员在草地上追逐，而房里的我距离电视太远，看不见球，只听见哥哥压低嗓门发出的欢呼声——Goal。他们都不知道我一直在房里偷看，父亲也不知道，他早呼呼大睡，而我已练得好身手，消音技巧高深莫测，甚至有时偷溜出去也不被发现。

一次播映的深夜电影是《鬼拉脚》，故事是那被村民强以浸猪笼施私刑的女人，死后变成水鬼，伏击在海边游水的人，拉他们的脚至水底，直到溺死以作报复。那电影里的水鬼从水中缓缓升起，画面上一片灰蓝色的幽暗环境，哀怨地呼唤男主角的名字。我在房里怕得把头埋进枕头，深怕水鬼会来到我的床底，不做声息也把我拉下去。

父母同在房里时，未必立即倒头大睡。他们常聊天到凌晨一两点，从年少时的回忆，说到两人刚相识、婚后的甘苦，生意上的大小事务，孩子们的争执等。父亲常说，他小时候常挨饿，二战时的社会物资匮乏，食物人情两皆空，母亲则静静地听。我有时也不清楚她是睡着了，抑或醒着，但父亲依旧自顾自的说故事，仿佛事发就在昨日，种种记忆历历在目。他记得这么深，在深夜里的话音这么纯粹，像低吟着一首不知名的曲子，蒙上一层薄如纱的情感，酝酿自我所不了解的昔时旧年。我只对刚吵过架的父母感到纳闷。他们瞬时沉淀了情绪，在黑夜中平心静气地谈天说地，若无其事的。

我常睡不着，睁大双眼看黑暗中的房间，把空间转换成电影院，专注地看着像投影布幕的墙。鹅黄色的路灯映照而来，墙上一个清晰的树影婆娑。我靠近墙壁做手势，制造兔子、狗、小鸟的影子。有时，我的双脚悄悄地踩在墙壁上，碎步地“走”在墙上，如飞檐走壁的侠客，暗地里闯入某户人家，打听不可告人的黑暗情报，但传至耳际的只是打鼾声。我看着自己靠在墙上的脚丫子，瘦小得像鸭子脚蹼的形状，于是我将双脚举在空中，学鸭子在水里划动的样子，仿佛一心想回归大海的拥抱。脚丫子划累了，我就睡着了。早晨恢复现实时，我才知道窗外其实没有树，但它夜夜出现在我床边的墙上。

失眠的夜里，我可玩的事情都玩过了，数绵羊也无法入睡，总是忘了轮到什么号码，或联想到别的事情，怎么也数不过二十。我睡的是单人床，而父母睡的双人床和我连在一块儿，形成一张超大床。睡在我身边的母亲有时面对着我，我习惯在阴暗摸索她的轮廓。她一头黑发，白皙脸庞，眼睛阖上了，睡得沉。我盯着她薄如柳叶的双唇，在暗夜里呈深色，似红又似黑，蓦地见到一行深色的痕迹从她嘴角延伸至下巴，与她的唇色极为相似，俨如戏里中毒而口吐鲜血的人，接着不省人事，唯有服下解药才能苏醒。母亲仍睡得沉，对她嘴边的血迹毫不知情。我急忙闭上眼睛，不敢再开眼看，也不追查血迹的真假。我一想到母亲若有不测，心底就一阵痛，泪流满颊。

房里，只有父亲常打鼾。我常在黑夜之中静心聆听，为他的打鼾声数拍子。第一拍吸气时是微微吼，接着二、三……第四拍呼气时带着喀喀喀，上颚肌肉有些松弛而发出声音。每夜，父亲打鼾声高低一致，不温不火，频频催我入眠。

直到那夜，我被如雷的打鼾声吵醒。说是打鼾声，不如说是喉咙吃力的干咳声，既刻意又响亮，附带着哈气声，一点也不像父亲平日的打鼾声。怪声虽大，我却感觉到它是来自窗外，没在房里产生任何回音。我毛骨悚然，四肢僵硬得像被点了穴道似的。我怀疑母亲是否也听见了，只在心里急切地希望母亲这时会翻一翻身，或动一动手脚，以吓走这个东西。我脑子里充满各种想象，觉得那怪声是来自一个瘦骨嶙峋的人，皮肤干枯，微张着嘴，缓慢地行走并寻找方向。若此时房里出现这样的一个人，而父母都毫无察觉，那就不算是人了。我的两只眼睛挤在一起，深刻地感受到眼珠在眼皮底下的压迫感，连暗自转动也不敢。想到这里，怪声似乎发觉我的惧怕，竟向我压境，我还隐约听见塑料地毯上的脚步声，嗒嗒嗒的，轻巧而缓慢。我发觉自己的手指莫名伸起时，怪声已近在我的耳边。那么短短的几秒，我停止了呼吸，而怪声像在观察我似的，继续发出呵呵呵的怪声。刹那间，母亲深呼吸一声，一切即嘎然而止。我受尽惊吓，全身乏力，很快就返回梦乡。

我的床不大，只有一个枕头和一块淡褐色绒毛被毯，上面印着橙色印花，边缘包裹着约两寸宽的褐色尼龙布。被毯让我睡得安稳，因此我很少踢被子，睡时也因为被子的重量而保持原位，甚少以反转整个世界的姿势，在枕头、被子七零八落中醒来。有好一阵子，我常把自己裹在被毯里，仅露出一张小脸，像布娃娃似的造型就寝。我不过是想获得安全感，减少培养睡意的时间。

有一夜，我浑身凉飕飕地醒来，周遭如预料中的昏暗，却发现我离开了平常的位置，枕头和被子都不知所踪。这时的我身体如虾子呈弯曲状，腰部前方侧躺着一个人头。微弱的光线下，我朦胧地看见他长型的脸，微长的黑发，一副睡得深沉的样子。这是一个男人的头。我用定睛一两秒的时间，十分确定这个人头的存在，而我的卧姿仿佛为迁就这个头型而弯曲。

我抑制心底潜藏的惊慌。倘若我惊动这个人头，他睁开眼睛，将极有可能对我的肚皮紧咬不放。他闭合的嘴对准我的肚子，仅有三根手指的距离。我紧闭双目，拒绝再想起我面前的人头，便马上睡去。翌日醒来时，灿烂阳光洒入房里，而我仍保持弯曲的睡姿，唯中间的人头已消失无踪，剩下一个空洞，像是等待他重新到来。

房间面对马路的位置，是一个小阳台，上方围起铁花。中秋节时，我和姐姐会在窗台上点满间隔相等的小蜡烛，观赏烛火在中秋夜里轻轻烧，以及夜色之下清寂的马路。某个夜里，姐姐在客厅看电视，是我不感兴趣的综艺节目，主持人常用同样的台词，介绍不同的出场嘉宾，每个镜头在每集中如出一辙，一点惊喜也没有。奇怪的是，观众每周总会热切期待节目的播出，我的姐姐就是其中一个。百无聊赖的我走到阳台上，下巴靠在手背上，伏在窗台，如以往静看马路的风景，客厅还递来阵阵电视的声音。路灯照黄的长街上，清静得像无人的小镇，也不见任何车子驶过。正前方的两排屋子里都亮起了灯，家家户户也许都在看同样的综艺节目吧。

两排屋子之间的马路，一个白色人影向我走来。他似随风飘动地摇摆着双手，跟着牵动他的颈项、他的头。他的双脚不及地，两腿以同样飘动的姿态走来，如飘扬的旗帜，应更具体地说他是向我“飘”来。我在高处的阳台俯视，对他无发、无五官的样子深感好奇。他的身体一片朦胧，又像一阵白烟，宛如将消散在我不经意的眨眼之间。但是，他一直都在，缓缓地移动，任我察看他许久。这比综艺节目有趣多了。我赶紧跑进客厅向姐姐描述了一番，她脸上表情一沉，随我走到阳台一探究竟。可是，人影不见了。姐姐还在扫视四下无人的街道，并不断问我更多有关人影的事，但我除了模仿人影走动的方式，也不懂得用更仔细的形容词来向姐姐说明了。

一两年后，我们一家因租约的问题而搬迁到另一个地方。在那里，我认识了不少新朋友，其中一个叫阿强的，原来就住在我的旧居后面。他告诉我，他和他母亲曾亲眼见到旧居院子里的一根木棍腾空飞起，使力击落树上未成熟的木瓜。那个地方很肮脏的呀，你不知道吗。他小声地说，脸上若有余悸。我这才恍然明白我那些惧怕的缘由，从此对神秘的黑夜多了一层忧虑，担心奇异的事件会再陆续发生。新居平静如无风掠过的湖面，我不再于夜里醒来，也很少失眠，或许是我已失去感应那些奇幻“人们”的能力了。

夜像心事不易被看透的女人，她欲言又止，却蕴含复杂的心思，而彻夜未眠的人终究只认识她千面之一。整整一个多月，我像失灵的灯，一直亮着。父母已不睡在我身边，半张双人床摆满了书，以及陪我消磨时间的手提电脑。全世界都睡着了，我一人待在房里，那四面干净的墙将我隔绝，像座囚牢。外头偶尔传来猫儿嘶哑声，俨如哭闹的小孩，任性地宣泄、叫嚣。电视台深夜播出的旧片子，每夜与我秘密约会，整个凌晨无人打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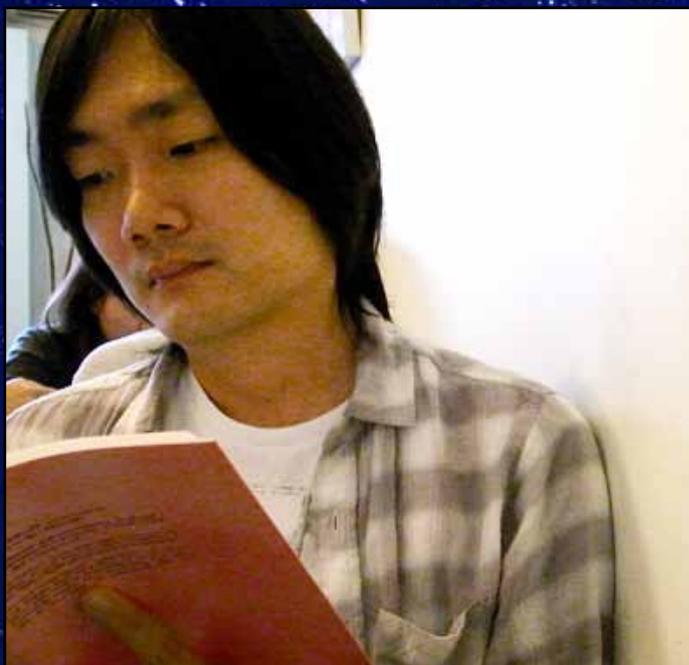
我在不见五指的客厅里活动，凭直觉和记忆寻找一份报纸，或一卷卫生纸，对夜的深与静已全然麻木。我想起那些儿时的夜，父母睡前聊天的声音，半梦半醒的怪声怪影，现在竟是最渴望又熟悉的安慰。恐惧再也无关看得见或看不见的，听得见或听不见的，而是心中如巨锁的寂寞，冷漠地囚禁我在不得动弹的小空间里，这并不是属于我的时刻，我却被遗弃似的数着记忆深处的忧伤，如同在为自己的过错忏悔，以孤独自处为赎罪。直到我在镜子面前认真正视自己时，才发现突出的眼球，仿佛承受不住长期的失眠，企图逃出我的眼眶。经过诊断，才知道我患上甲状腺功能亢进，一种使人永远不睡，且沉溺于忧郁中的病。

一年后，父亲的丧礼上，大家纷纷回忆起各自印象中的父亲。姐姐笑着说，父亲生平最怕鬼，不谈鬼，更不敢独处在幽暗中。我赫然想起父亲从前给我立下的条规，原来那些年守护着父亲，让他一夜好眠的人就是我。那些因不想睡而偷偷自得其乐的夜，如快速播放的电影画面，在我脑海一幕幕重现。我难以想象外表强悍的父亲，内心居然如此敏感，而我胡里糊涂地成为他的一颗安眠药。

此时，父亲的打鼾声在我耳边幽幽响起，好像在对我说：谢谢。马

2013^年
第五届海鸥文学奖
散文组评审奖

龚
万
辉



〈小镇星光〉
〈步行在时光之街〉
〈看不见的城市〉

小镇 星光

星光照相馆如今还在小镇的老街上，像一个永恒的记号，只是浅蓝柯尼卡的招牌悄悄褪了色，来往的人也没察觉。照相馆的左边是协和布庄，右边是益顺杂货店。杂货店是我三叔开的，我自小时候就在这条五脚基上玩闹，一边和同伴追跑，一边回头看去，整条街却渐渐寂寥了。星光照相馆的老板是赵永明，分明是拍照的，也不知为何我爸和三叔却叫他“灶咖”。这么多年了，赵永明还是一成不变的形象，一副厚框眼镜，一件白色的短袖衬衫，长裤只遮到脚踝，脚上趿了一双沉重的塑胶拖鞋，走路沙沙作响。每天下午，日光斜照进店里，他就会拉一张矮木凳，一个人在店门口抽烟，一双长腿折成一个M字。抽完一根烟，再从衬衫口袋掏出第二根，等阳光移了一些，弹指把烟蒂飞去柏油路上，才拍拍屁股回头走进店里。

我那时才刚到吉隆坡念书，每个月回来小镇一趟，总要搭三几小时的长途巴士。从巴士总站走过老街，穿越五脚基一道一道的圆拱，有时看见他还坐在那里，远远叫他，那身影一瞬间像自定格的照片里苏醒过来，挺直了背，转过头扶了扶厚框眼镜，才说：“阿庆的仔？这么大汉了，啊哈，笑一个。”

笑一个。那是星光照相馆老板赵永明挂在嘴边的口头禅，还要用福建话来说才对。恍若他永远都站在相机的背后，弓着腰，手指贴着快门钮，等待将我们流动的时间按停。

我家的相册里有好几张一家五口的全家福，皆是在星光照相馆拍的。老旧照片都是小时候的憨呆模样，发型和衣着款式也过气了，如今看起来好笑。然而那时节，每逢农历新年之前，我父亲总会带着我们到照相馆去，仿佛是每年必行的仪式。一年一张的照片，如一道戳记，记录我们逐渐拔长的模样。我还记得走进照相馆，还要穿过一条狭窄的走道，尽头才是摄影棚。说是摄影棚，也不过就是一个昏暗的房间，里头空荡荡的；胡乱摆放几个玩具木马、木吉他和假花假树那些道具。房间中央立着一台双眼中片幅相机，Rolleiflex的老款式。还有一面墙挂着一屏连地的风景，要小桥流水，有；要拍毕业照的，也有。像拉窗帘那样，只见赵永明一双手俐落地拉动几下，一幕异国风情的布景就徐徐降下来。而我们一家人皆穿着干净，头发油亮，站在那面虚构的鲜艳景致里，摆着预定的姿势。站密一点，好，笑一个。一瞬炫目的闪光，就在眼睛深处留下一枚残影，久久挥之不去。

那已是童年回忆，大概日本傻瓜相机流行起来之后，小镇人就不常到照相馆拍照了。偶尔回到那个幽暗的摄影棚，也只为了要拍证件照而已。那背景换成了一袭浅蓝单调的布幕，看看洗出来的二吋照片，已是长大而表情木然的自己。

恍惚那时候开始，星光就黯淡了。老街上的那排店屋，都是英殖民时代的建筑，楼上房间，楼下营生，木百叶窗把午后阳光筛成一线一线，敷在斑驳墙上。有些店屋山墙讲究，雕花别致，会在屋顶处镂刻上一个年份的数字，凿成时间的印痕。也不知星光照相馆何时开始伫立在老街上，自我懂事之后它就一直间夹在那些老店铺之中。每次路过那里，我会在照相

馆的门口停一停，隔着一片玻璃，看橱窗里的相片。照相馆的玻璃橱窗向着大街，一片猪肝红色的绒布上挂满了人物的照片，有全家合照、结婚照、毕业照，还有一些妆扮的少女特写，长发长裙，各种姿态，像琼瑶小说里头的角色。想来这些照片都是赵永明的得意之作，放在店门口招徕生意，却摆了十多年从不替换。相纸因为日晒微微发黄了，然而照片里的笑容皆不曾随着时光老去。有一次，那一大片玻璃竟被人用石头砸了一角，奇怪的是店里什么也没丢失，只那橱窗里少了一幅少女托着腮的照片，也不知是谁拿走了。

赵永明花了钱，重新铺了玻璃。不想那片玻璃日经月累又添上了一层灰蒙，时光敷尘，怎样擦洗都洗不去了。我经常看见赵永明坐在店口抽烟，也只是点头打个招呼。一直要到我高中二的时候，和班上的同学吴四通一起迷上了摄影，才和赵永明熟络起来。

那是我的九〇年代，小镇街道上的车子还不太多，老街场犹绽放着最后的繁盛。许多年后，马路改了道，新发展的社区蓬勃又热闹。曾经在照片中定格的小镇已不若眼前物景，就像老家相册里的全家福也从来没有真正把童年时光留住。我总是又踱回老街，想找回那些熟悉的风景，那些面孔、气味和光度。星光照相馆如一个记忆的浮标，好像它从来都不曾依时光而改变。我当然还记得，我的第一台相机就是在这里买的，单眼全手动的Vivitar V2000。那年我十七岁，第一次拥有那么贵重的物事，把相机小心翼翼掂在手里，有一种沉沉的感觉，像是手心沉稳躺着一个掠取时间的神器。圆筒镜头映着紫蓝色的折光，往里头看，如探勘一个深邃无底的深井。每一次按下快门的那刻，都相信自己就此凝固了眼前正恍恍流逝的一瞬之光。

那时我和我的同学吴四通天天放了学也不回家，就踩着脚踏车在小镇里四处蹀躞。我们手里捧着照相机，拍市街路人、屋檐蓝天、流浪猫狗……最后连电线杆也拍，眼睛贴着狭小的取景框看出去，一只一只的燕子站在电线上，衬着夕阳的逆光，如五线谱上的音符。每一张相片都是我们眼光曾经凝望的小镇细节，然而我们其

实并不真切理解我们正在掠捕什么，一座小镇的怀旧风华，抑或是我们自己挥霍无度的光阴？倒是因为买底片、洗照片都跑到星光照相馆去，和老板赵永明混熟了。有一次，我和吴四通到店里去拿洗好的照片，赵永明却把我们叫住，摇头晃脑说：“我看你们拍的这些，都还不太行啦。”他说着，还把我们的照片排排摆在柜台上，摘下老花眼镜俯身仔细端详。吴四通不服气，眼睛吊着半天，赵永明也没搭理他，自己就在喃喃自语：“啧啧，这景十多年都没有变啊，可惜构图走位了……”

我从来不知道赵永明他从我们胡乱拍摄的照片之中看见了什么，也不知道他每天蹲坐在店门口抽烟的时候，目睹老街一日一日颓败，是带着一种怎样的心情。倒是我从赵永明身上陆续学会了许多摄影的基本技巧，却和他一样，很久之后才明白了把时间按停的虚妄。

许多年过去，我已经在吉隆坡定居、工作，有一次回老家整理房间旧物，才在一个小纸盒里重新发现了那些少年时光乱拍的照片。照片凑成一叠，也没悉心夹在相簿，却只是草草用一圈橡皮筋捆住。日久那橡皮筋都乏力了，稍一拉扯，就断成寸段。我手里掀翻着那些照片，往日回忆翩翩，想起我和同伴穿着白色校服在小镇里穿梭游荡的情景。照片里多是无人的空景，只有一张，以透视构图拍下了老街的一景，画面中间偏左有一个人，仔细看，却是赵永明微驼的背影，似他正悠闲走在店屋外的五脚基，仿佛还听见拖鞋沙沙的声音。想来这帖照片是趁他不注意的时候，自他身后偷偷拍下的，看不见容貌，徒留一个定格的态度。

然而时间不曾真正停留在精密的暗箱里。模仿人类眼球构造的照相机，留下的仍然也仅是回忆的光雾而已。由始至终，我们都没有留住时间。少年时光拼贴的小镇之景，如今好些昔时景致都已经不存在了。那是时代的尾巴，后来竟连底片相机都一下子被数码相机取代了。而我那台高中时代的照相

机，被我长年丢在抽屉，镜头因为保养不当而发了霉，镜面边缘长满了纠结一起的白色菌丝。相机之内，那幽暗无光的精密小宇宙，此时此刻就像宫崎骏荒弃而无人得以启动的天空之城。那曾经暂留暗室、定格显影的珍贵时光，肥沃滋养着入侵至精细齿轮之间的霉菌，终究慢慢膨胀，慢慢长成了一座森林。

其实只要找个师傅把镜片整个拆出来，洗一洗应该就可以再用了。我却没有再回到星光照相馆去，那时赵永明已经不在，而我也已经不再玩底片相机了。

有一年同学聚会，我的昔日同学吴四通从美国回来，搭着我的肩膀，不知聊起什么，问我还记不记得星光照相馆的老板赵永明。我说当然记得。我还记得赵永明替大明星白光拍照的事。

我和吴四通在星光照相馆瞎混的那时，赵永明曾经给我们看过他珍藏的一张照片。那张照片从来没有挂在门口的玻璃橱窗上，却被赵永明用黑色卡纸裱了起来，塞在柜台底下的抽屉里。那是一张黑白半身照，洗成十二吋大小，一个柳叶眉长细眼睛的女人，脸颊有些丰腴，看起来三四十岁的年纪，富丽的模样。“她是谁？你的旧情人？”吴四通抬起头问，却被赵永明扫了一下脑杓。赵永明费了许多唇舌，向少年的我们解释谁是白光——那个遥远年代的女神、一代妖姬，然而始终因为时间真的相隔太远，无从对焦，而让我们如此贴近那张微笑的脸孔，却陌生又模糊。

那张照片是赵永明拍的，几十年前的往事，然而我却没听父亲或三叔说过白光来过我们的小镇。据说白光在五六〇年代熄影之后隐居在马来西亚，或许赵永明说的都是真的。一直到这么多年以后，他让我们看那张陈旧照片的时刻，一双眼睛隔着眼

镜的镜片仍闪烁着一种怀念而宽慰的微光。我想像那时赵永明当正年轻，也有他珍惜至今的回忆吧。赵永明把他的老花眼镜摘下来，用他的手掌抹了抹脸，才说，这张照片从来没有公开展示，就只是因为信守当年的一个承诺。而我们从来不知道那些陈年往事，皆如光中之尘，也无从追问，昔时一位女明星的情影为何偶然留在这里。

就像从来不曾有人在意，这座小镇曾经悄然闪过一瞬耀眼的星光。

赵永明过世之后，也不知道那张他珍藏多年的照片最后流落何处。那时我已经离开小镇，转眼经年，我们的同学聚会在互搭着肩膀，对着镜头微笑的大合照之中结束。才是午后，我陪着吴四通走一回老街，他还背着相机，想拍一拍街场的风景。再次一起走在店屋的影子底，我们竟像游客了。日光斜斜照在那些生锈斑驳的铁门上，一扇一扇沉重的折门不知什么时候被贴满了大耳窿、养宝男丹、水电抓漏的广告贴纸，层层叠叠，怎么样也撕不掉了。

走过那一条长长的五脚基，老店铺大都关门歇了业，白灰圆柱上仍镂刻着那些褪色驳落的名字，日下光影分明：华记冰室、欣荣、裕成……，再经过协和布庄就是星光照相馆，只见半爿店拉上了铁卷门，原本是玻璃橱窗的那另一半店面，却分租给别人卖手机。门口站着几个外劳，正在向一个金发阿飞讨价还价。头顶那幅“星光摄影”的招牌竟然还没拆下来，任由它日晒雨淋，慢慢褪去了原有的颜色。

我走在前头，脚步惊醒一只老狗，它竖起耳朵看了我们一眼，又倒头睡了。吴四通在我身后，突然对我喊：“喂，笑一个。”愕然回过头，一瞬的光，才发现自己已经定格在那框时间静止的画面里头了。马

文坛消息

〈南方沙龙〉系列座谈会·马台文学专员探讨交流

〈南方沙龙〉人文学术讲座系列第48场座谈会于7月3日在南方大学学院举行，马、台两地文学专员相互探讨及交流，各自发表“亚太华文文学、文化的交流现象与在地特色”的研究。

座谈会是由南方大学学院学术研究处、马华文学馆、台湾国立大学台湾文学研究所、台大文学院“文化流动——亚太人文景观的多样性”研究群联合主办。

当晚的主讲人，包括台大台文所所长洪淑苓教授、台大台文所黄美娥教授、台大台文所苏硕斌副教授、南方大学学院学术研究处主任安焕然副教授及马华文学馆馆长许通元。

其他出席者包括台大台文所张文薰、南方大学学院校长祝家华博士及资深副校长王润华教授等。

以下是各主讲人所分享的讲题：

洪淑苓：〈台湾与新马华文诗歌的交流与展望〉

黄美娥：〈闽、台文学关系新认识论〉

苏硕斌：〈媒介技术与文化知觉一面对西洋摄影术的东亚肖像画〉

安焕然：〈马华文学的背后——华文教育与马华文化〉

许通元：〈近年台马文学的出版交流与思考〉

大马青年文学奖 成绩揭晓

由大马旅台同学会发行的《大马青年》所主办的“大马青年文学奖”成绩揭晓。

《大马青年》创刊于1983年，后停刊，并在今年5月推出复刊号。

由高嘉谦、胡金伦、朱宥勋担任散文评审；陈大为、鸿鸿、曾翎龙担任新诗评审；黄锦树、林开忠、张锦忠担任短篇小说评审的第一届大马青年文学奖，成绩如下：

短篇小说组

首奖：从缺

佳作：

〈活着〈一〉死去〉何书群（国立台湾艺术大学）

〈樵夫〉李佳慧（马来亚大学医学系）

散文组

首奖：〈擦身〉谢明成（国立暨南国际大学中文所）

佳作：

〈失落的回忆〉黄戎（马来西亚思特雅国际大学心理学系）

〈生命〉叶涌鑫（国立中山大学中文系）

新诗组

首奖：〈有鸟〉谢明成（国立暨南国际大学中文所）

佳作：

〈那些流连在夜里的〉黎杰荣（马来西亚拉曼大学中文系）

〈植物爱情故事〉赖殖康（毕业于拉曼大学中文系）

〈此岸与彼的幸福海线〉王建安（毕业于马来亚大学研究所）

作协致敬肯定贡献颁发“文坛长青奖”



得奖者：杰伦、徐然、马仑、冰谷、白岩、田农、张景云、徐持庆、碧澄、蔡欣、萧洋、钟夏田、一介、凝秀、草风、章钦、吕晨沙、曾沛、何乃健、沙河、蓝波、李锦宗、田思、苏清强及陈政欣。

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为向大马资深作家和文学工作者致敬，于7月21日（星期日）晚上7时举办的35周年纪念晚宴上，颁发“文坛长青奖”予25名前辈作家，感谢他们多年来对马华文学的付出。

得奖者：杰伦、徐然、马仑、冰谷、白岩、田农、张景云、徐持庆、碧澄、蔡欣、萧洋、钟夏田、一介、凝秀、草风、章钦、吕晨沙、曾沛、何乃健、沙河、蓝波、李锦宗、田思、苏清强及陈政欣。

作协副主席年红、柯金德、财政沈钧庭和理事马仑也获颁作协服务精神奖，并由大会名誉主席丹斯里郑福成、顾问拿督何国忠博士和陈凯希担任主礼嘉宾。

此外，第17届新届理事也宣誓就职。

海鸥文学奖成绩揭晓 陶艺家陈义钊设计奖座



第五届海鸥文学奖得奖人与颁奖嘉宾合照。前排左起为方肯、叶啸、曾沛、陈凯希、何国忠、曾翎龙及梁靖芬。

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主办、海鸥集团赞助的2012年度第五届海鸥文学奖，各组得奖名单已经出炉。这一项我国奖金最高的其中一个文学奖，宗旨是鼓励大马文学工作者积极创作，发表优质文学作品。

此文学奖颁奖典礼配合作协35周年感恩晚宴，在隆雪华堂礼堂举行。

征文种类分短篇小说组、散文组及新诗组，3组各设首奖一名，奖金6000令吉及奖座；评审奖一名，奖金3000令吉及奖座。今年为了倡导马华文学风气，鼓励读者针对马华文学作品书写阅后感想，特别增设“阅读马华文学”组，选出5位得奖人，各获奖金500令吉及奖座。

工委会有感历届文学奖都没有专属的奖座，今年特别邀请慕泥陶会的陶艺家陈义钊，为海鸥设计及烧制奖座。

展翅待飞的海鸥造型，将首次在颁奖典礼亮相，工委会也邀请年轻导演陈子韩拍下奖座的制作过程短片在颁奖现场播放。

2012年第五届海鸥年度文学奖评审及得奖人名单：

阅读马华文学组

评审：庄华兴、黄俊麟、张永修

得奖人：

1. 钟念伦

作品：〈逃不了的诗人兼政治犯〉

2. 李宜春

作品：〈沈庆旺婆罗洲书写初探——以《哭乡的图腾》为例〉

3. 黎竞桢

作品：〈天涯后的乡影，在回忆。——读辛金顺的《诗图志》〉

4. 蔡晓玲

作品：〈时与空：龚万辉的捉迷藏把戏〉

5. 戴晓珊

作品：〈学黎紫书写散文〉

小说组

初审：陈政欣、伍燕翎、施慧敏

决审：吴明益、张锦忠、贺淑芳

首奖：从缺

评审奖：

1. 陈志鸿

作品：〈一把吉他的重量〉；〈脸〉

2. 梁靖芬

作品：〈按摩〉；〈刮痧〉

散文组

初审：陈湘琳、周若鹏、周锦聪

决审：唐捐、黄锦树、林春美

首奖：方肯

作品：〈夜〉；〈猴船〉；〈黄蚂蚁〉

评审奖：龚万辉

作品：〈小镇星光〉；〈步行在时光之街〉；〈看不见的城市〉

新诗组：

初审：陈燕棣、刘艺婉、周若涛

决审：李进文、李有成、庄若

首奖：从缺

评审奖：周天派

作品：〈基础生活：二行诗〉；〈基础生活：三行诗〉；〈岁月的友善〉

兴安·金炎文丛第二辑征稿

兴安·金炎文丛第二辑，即日起向全马华文作家征稿。

雪隆兴安会馆会长林为鹤表示，这套文丛获得本会名誉会长丹斯里郑金炎赞助二萬令吉，去年已推出第一辑共六部著作，受到马华文学界的好评。

兴安·金炎文丛的宗旨在于协助马华作家出版著作及提升华文文学创作水准，欢迎全马作家踊跃申请。截止日期为8月31日。

申请作品以散文、小说、诗歌为主。每部作品字数介于6万至8万之间。申请者须将作品以电脑中文打字（以word file 储存），连同作品，个人简历影印三份，並附玉照两帧寄至：

Persatuan Shing An Selangor dan Kuala Lumpur
13 & 15, Jalan Thambapillai, Brickfields, 50470 K.L.
Tel: 03-22744370, 22749062; Fax :03-22748413
或电邮至 : shinganskl@gmail.com

理论与马华文学国际讨论会于新纪元学院举行

秉持宗旨鼓励青年学者参与马华文学研究，促进国际学术交流，并以推动马华文学研究为最终目标，马来西亚新纪元中文系和台湾暨南国际大学中文系于7月13~14日主办了理论与马华文学国际讨论会，主题是“为什么马华文学需要理论”。

由新纪元学院中国语言文学系讲师兼系主任伍燕翎开场，由台湾大学中文系助理教授高嘉谦总结辞。各主讲人发表讲题后，现场学员在辅导员的引导下进行分组讨论，同时呈交功课。

各主讲人的讲题如下：

黄锦树：〈重返“为什么马华文学？”〉

贺淑芳：〈与马华文学有关的几种小说理论〉

张锦忠：〈朝向“朝向诗学之路迈进”〉

温绮雯：〈研究马华现代诗的几种方法〉

加影左岸诗人赏现场点评颁奖



加影左岸诗人赏现场公开点评—
评审：方路、施慧敏

配合新纪元第八届文学周举行的“加影左岸诗人赏”成绩揭晓。这项活动主要鼓励更多人赏识新诗创作，并以现场点评方式选出优胜者，评审是施慧敏及方路。

首奖 谢明成 <河，两首>
二奖 谢诗韵 <掌纹>
三奖 彭德耀 <书人生之甚>

优秀奖

周瑞康 <朗诵诗的第一乐章>
吕鸣仁 <诗>
陈勇健 <骨灰罐>
黎竞桢 <夜澡>
颜英强 <致母亲>

佳作奖

王建安 <民主怪洞论>
李丰明 <那天的夜>
郑羽伦 <黑夜如此不寻常>
李进强 <阴道>

第二届全国微型小说创作比赛征稿

马来西亚华人文化协会槟州分会举办的“第二届全国微型小说创作比赛”即日起开始收件，截止日期为8月31日。

去年的全国微型小说创作比赛获得221人报名参加，收到的作品共265篇。基于去年不限参加者呈交作品的数量，加重评审的负担后，今年的比赛限制每名参加者只能呈交一份作品。今届比赛后，主办单位将这两届的得奖作品结集成书。

比赛分为中学组和公开组。中学组的首三奖分别是500令吉、300令吉和200令吉，另有奖金100令吉和50令吉的优胜奖及入围奖各10份。公开组的首三名奖金分别是1千令吉、800令吉和500令吉，各有10份的优胜奖和入围奖，分别是150令吉及100令吉。

有意参加的文字创作者可浏览马来西亚华人文化协会槟州分会面子书专页 (<http://facebook.com/mccspenang/>) 下载细则与参赛表格，或联络马来西亚华人文化协会槟州分会秘书王涵奕 (012-4123008)，作品可以电邮至 mccspenang@gmail.com。

活动看板

月树主题书咖啡馆8月及9月活动

地址：Moontree, No. 6, 1st Floor, Jalan Panggung, 50000 Kuala Lumpu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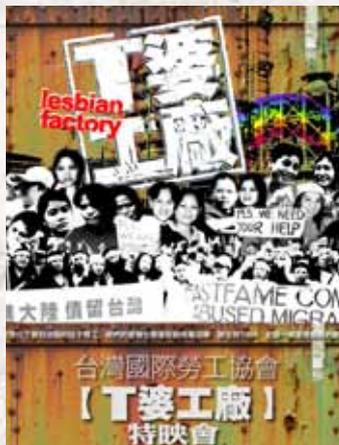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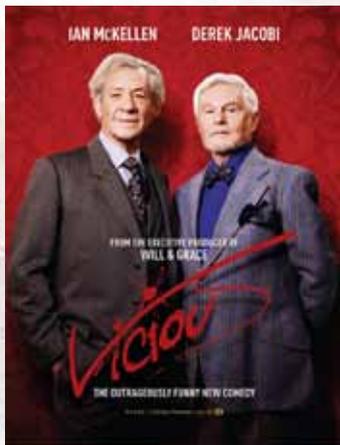
电邮：moontreehouse@gmail.com

部落格：moontree-house.blogspot.com

8月11日（星期日），6:30pm ~ 9:00pm

月树影院：《T婆工厂》、《彩虹芭乐》，张玉珊导读。

蓝领女同志移工在台湾集体与资方抗争的纪录片及续集。



8月25日（星期日），6:30pm ~ 9:00pm

月树影院：《极品基老伴》（Vicious）（六集），张玉珊导读。

英国情景喜剧，讲述老年同性恋同居生活趣事。

8月31日（星期六），6:30pm ~ 9:00pm

月树影院特别场：《Return》。

新纪元学院戏剧与影像系第八届毕业影展，播放四部短片。

9月8日（星期日），6:30pm ~ 9:00pm

月树影院：《变性双面杀手》（Hit & Miss）（前三集），张玉珊导读。

英国影集，讲述跨性别杀手的故事。

9月22日（星期日），6:30pm ~ 9:00pm

月树影院：《变性双面杀手》（Hit & Miss）（后三集），张玉珊导读。

播放《变性双面杀手》后三集。



《荡漾水乡》

作者：陈政欣

文类：小说集

出版日期：2013年8月

ISBN：978-983-2812-78-4

定价：RM28

有人出版

内容简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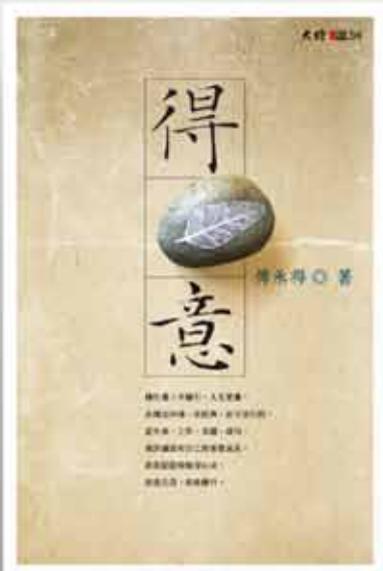
马华文学第一本以中国题材书写的小说集，有些许情色，但还是坦荡荡的。

李有成专序推荐：《荡漾水乡》的众多小说人物不是在商场翻滚，就是在欲海浮沉，或者两者兼而有之。在商机与肉欲之外，陈政欣笔下的上海——中国改革开放的缩影——竟沦为一个精神荒芜、灵魂虚无的空洞世界。

换另一个视角来看，这些小说的大部分主要角色都是在亚太地区——包括澳洲、印尼、马来西亚及新加坡——落地生根的离散华人，他们的先辈或因生活，或因战乱，或因政治，曾经与中国隔绝数十年或上百年。刚好赶上中国的改革开放，又顺着全球化的风向，他们就这样因缘际会，重新踏上曾经被先人弃绝的土地，这是另一种形式的再离散或双重离散的过程。

作者简介

陈政欣，祖籍广东省普宁县，1948年出生于马来西亚槟城州。新加坡义安工艺学院机械工程系毕业，后从商多年，现专心创作。曾任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理事、副会长，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究会前理事，马来西亚作协北马联委会前主席。早年从事诗歌创作，后来开始小说创作及翻译外国文学作品，并撰写文学评论、戏剧剧本与专栏小品。著作包括诗集一本，小说集六本，翻译小说五本，及剧本《有原则的人》。曾获花踪文学奖小说组推荐奖、海鸥年度文学奖小说组特优奖。



《得意》

作者：傅承得

文类：散文集

出版日期：2013年7月

ISBN：978-967-419-044-6

定价：RM28

大将出版社

内容简介

《得意》收录作者近三年的专栏与友人邀约文章，文字中带出作者透过生活中的工作、交游、读写，坦诚面对喜怒哀乐，以此作身心灵修行。

全书分为四辑：

首辑〈暗香〉写作者对亲情、友情与文学之情缘；

次辑〈厚道〉是作者对现实生活的感悟；

三辑〈流泪〉记录作者近年参与的活动“林连玉传”史诗歌舞剧与“动地吟”诗歌舞全国巡回演出，记事抒情议论辩驳兼而有之；

末辑〈任性〉是作者任性之作，兼及对才华的浅显思考。

作者简介

诗人、作家、文化人及出版人。1959年生于马来西亚槟城，国立台湾大学中文系毕业，频获文学奖项。返马任教华文独中13年，曾任署理校长。97年创立大将书行，99年创立大将出版社并担任社长至今。

著、译、编作逾40种，包括诗集《哭城传奇》《赶在风雨之前》《有梦如刀》；散文集《等一株树》《我有一个梦》《不一样的爱情故事》《笑声如雨》《回神》《分明》。

除创作不辍，亦积极推广文学，近30年常主讲及主办文学活动，包括“动地吟”等。被喻为“马华诗坛的瑰宝”“马来西亚文化新点子的‘黑手’”；获“马来西亚10大最受欢迎作家”“第5届马来西亚优秀青年作家奖”“国家书籍奖最佳编辑奖”及“第11届马华文学奖”。



《失去論》

作者：eL

文类：诗集

出版日期：2013年7月1日

ISBN：9789866359309

定价：RM40

黑眼睛文化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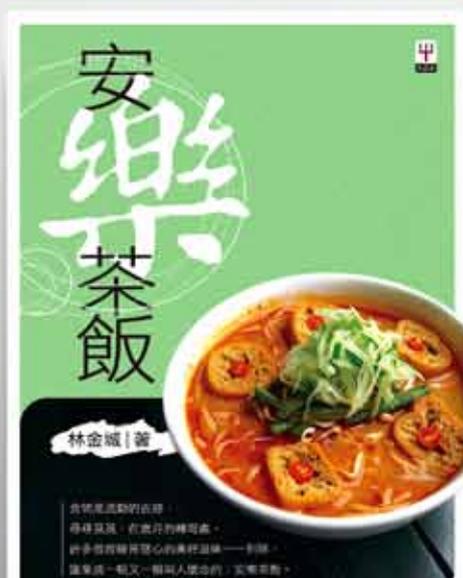
内容简介

古诗的说理，偏于说教。指物寓意，一目了然。eL的思辨，比较像提问，针对许多约定俗成的现象、观念，别有用心地问上一问，令听者愕然、失笑或失神。即令他说出理来，也往往是悖论，指涉充满矛盾的真实。没有可以打包带走的结论，只有一层又一层地，掀开我们习以为常的迷障。

eL的诗常用排比，排比有利于将世界的零碎现象纳入重新思考的系统。排比看似机械性，其实严苛考验着对诗人衍生性变化的能力。稍一不慎，便流于轻浮或造作。然而eL往往能死里逃生，凭的正是他思维的角度。我以为〈国家兴衰史两大册〉是这类排比的最高杰作，底层是对现代文明发展至上论的深刻嘲讽。（节录自鸿鸿为的序文〈文字游戏与价值信仰〉）

作者简介

eL，1982年出生。曾修人类发展学系。目前在婆罗洲岛上的小城市过平静的生活。



《安乐茶饭》

作者：林金城
 文类：饮食杂志书
 出版日期：2013年8月
 ISBN：978-967-10103-5-8
 定价：RM28
 木言社出版

内容简介

著名知食份子林金城耗时多年的饮食文章结集，一篇篇食物的故事，一口口回忆里的味道。

食物是流动的古迹，寻寻觅觅，在岁月的转弯处，总有许多暖胃窝心的美好滋味——列队，汇集成一顿又一顿叫人怀念的：安乐茶饭。

也许你已经忘了，也许你还记得，也许你还会遇见更多的美好滋味。在岁月的转弯处，始终却还有这么一顿，不奢华不张扬，简简单单的安乐茶饭。

作者简介

林金城，吉隆坡人，毕业于台湾成功大学机械工程系，现职品牌创意顾问、《知食分子·人文空间》策划总监、美食专栏作家。电视节目“阿贤人情味”、“阿贤贪吃路线”（大马）及“美食寻根”（新加坡）节目顾问。至今已为超过300种食物溯源，包括肉骨茶、福建面、海南鸡饭、炒粿条等，堪称最了解马来西亚食物的“知食分子”。

从2005年开始，林金城在《星洲日报》、《中国报》、《南洋商报》等报刊开辟饮食专栏，著有摄影／散文集《快门速笔》、诗集《假寐持续着》、饮食散文集《知食分子》、古迹／文化散文《十口足责》、饮食专书《知食分子寻味地图》、饮食杂志书《知食分子1》、《知食分子2》。2003年开始投入南洋饮食文化研究及书写。



《味觉散步》

作者：林金城
文类：饮食文学
出版日期：2013年8月
ISBN：978-967-419-051-4
定价：RM32
大将出版

内容简介

知食份子林金城最深情的饮食志。用文字开启你的味觉记忆，领你一同散步到茨厂街、槟榔屿等地咀嚼人生百味。

作者简介

林金城，吉隆坡人，毕业于台湾成功大学机械工程系，现职品牌创意顾问、《知食分子·人文空间》策划总监、美食专栏作家。电视节目“阿贤人情味”、“阿贤贪吃路线”（大马）及“美食寻根”（新加坡）节目顾问。至今已为超过300种食物溯源，包括肉骨茶、福建面、海南鸡饭、炒粿条等，堪称最了解马来西亚食物的“知食分子”。

从2005年开始，林金城在《星洲日报》、《中国报》、《南洋商报》等报刊开辟饮食专栏，著有摄影／散文集《快门速笔》、诗集《假寐持续着》、饮食散文集《知食分子》、古迹／文化散文《十口足责》、饮食专书《知食分子寻味地图》、饮食杂志书《知食分子1》、《知食分子2》。2003年开始投入南洋饮食文化研究及书写。



《似是看戏》

作者：毅修

文类：散文集

出版日期：2013年6月

ISBN：978-967-5127-18-2

订价：RM28

露台工作室 (ailin1002@gmail.com)

内容简介

似是看戏，但戏里别有天地，对社会、人生、教育、道德，都有敏锐的观察力，而且自有一番思考。于是，字里行间冷中有热，热中有冷。既有褒，也有贬，涉笔成趣而耐人寻味。他带你走出市区，远离尘嚣到山上去，让你置身于青山翠谷之中，跟文明一刀割裂。集子里有记录小时经历，写教育，写心灵，写生命，写人生的遭遇及各种磨难……（节录自李忆菘的序文）

作者简介

毅修，6字辈，原名纪连国。马来西亚槟城人，原籍广东普宁。师范华文专修，理科大学数学系毕业。现任华文小学校长。

曾获乡青小说奖、花踪小说佳作奖、南大微型小说佳作奖、云里风年度作家奖、潮青文学奖、曼绒散文佳作奖、嘉应散文佳作奖等等。

稿约

1. 欢迎创意十足，文学性强劲的小说、散文、诗歌、剧作、翻译、文学评论、文学理论、文学史料等文体。也欢迎作者自绘插图。
2. 来稿请勿一稿两投或数投。三个月内若未接获采用通知，作者可另行处理。
3. 接受繁简文体投稿。请用标准的标点符号。本刊不设退稿，请作者自留底稿。
4. 来稿请提供作者中英文姓名、电子邮址、通讯地址、电话号码（手机/住家）。如提供银行户口号码，稿费将直接汇入。
5. 本刊有删改权，修正错别字，如不愿者请事先说明。
6. 作品的文责作者自负。刊载的作品，不代表作协或编者的立场或意识形态。
7. 本刊不接受互相表扬或人身攻击的评论、广告性质的序与跋。
8. 欲宣传新书出版讯息，请寄来基本资料及封面相片即可。文学活动讯息也可酌量发表。
9. 翻译文稿请附原文（传真或电邮）、原作者简介，并注明原文出处。
10. 来稿刊登后，将被视为授权本刊重新制作成电子书。任何电子制作和其他版权归作者本身拥有。
11. 如有意转载、翻译、改编、或收入任何选集文选，请向作者本人洽商，但请注明本刊刊载期数。
12. 来稿请提供纯文字档（.doc 或 .txt）。请寄：
mychinesewriters@hotmail.com



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出版

2013年8月号

马华文学网络版双月刊